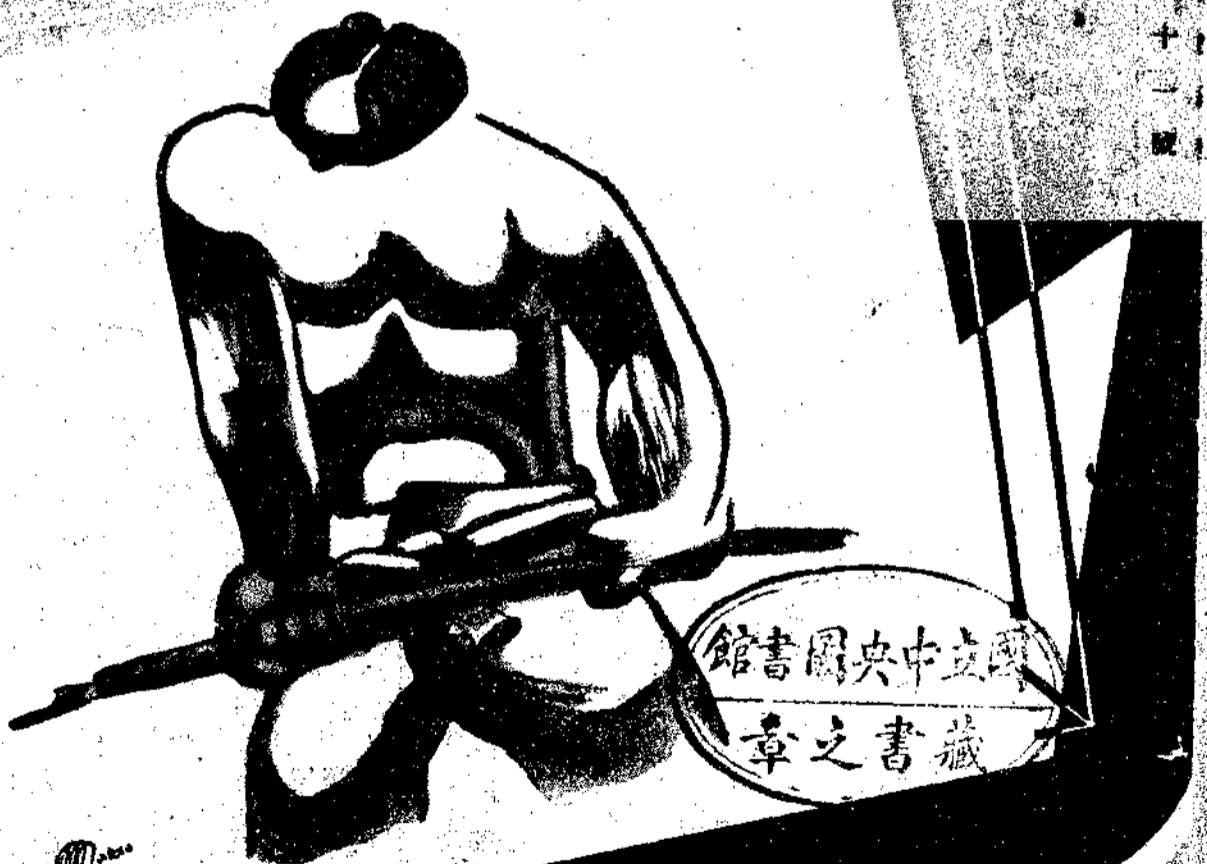


號專藝文 19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七號



定價三角

民國三十四年

出版

述懷民畫展

秉 璿

當然，如果我若說出懷民先生的以前時，你一定要驚奇的：因為他有個頂刻苦的過去，而且是從每一個飄忽不定的現實中走過來的。

他讀書的期間中，有一部份歲月是在實業學科上；學過紡織和土木工程。可是後來因為他們無錫起了戰事，便來到了北京。——這是民國十四年。

爲了生活，他學了電政；又因爲興趣，他畫起國畫。曾在每一位前輩面前恭和的去討教，也曾約着同好到故宮去看一個整天的畫。對於黃鶴，高房山，唐寅，沈周以及唐宋諸大家有過不厭的研討；到底，是有着神到的心得。

當我們見到他的作品時，你會立刻覺得一陣清風從紙上撲來，同時一種清山淡水，雲海松壑，真足洗人眉目而有餘的。的確，他過去的刻苦也確該有如此絕品畫筆了。

蘇東坡譽王維「畫中有詩」，不知蘇子復生，當怎樣譽懷民先生了。

這次他在稷園的畫展，想社會一定要有美的定評的，他拿出數年來的作品給一些愛好者來欣賞，不但是一般人的福，而且也應該是他自己一個很可紀念的過程呢！

畫展上的一些花草，走獸，人物等作品，那是告訴人：他在最近又「博」起來了

。這，也在「精」起來了。

山水中，除去幾種精到畫法是有着美評之外，他的蘆塘的確是可以獨步的；所以你總不會生疎「周蘆塘」這三個字吧？

記得前幾年，他曾到南京作旅行展覽，一時金陵幾乎空巷；那種爭先參觀的盛況確可以稱空前了。這次的畫展，在北京還是第一次；當然，盛況一定要倍於以前了。

名書家兼詩家的羅復堪先生題懷民先生仿范寬的冊頁，有「寸縑便可藏邱壑，筆未揮時氣已吞，正是故人胸次好，風儀堪擬范華原。」不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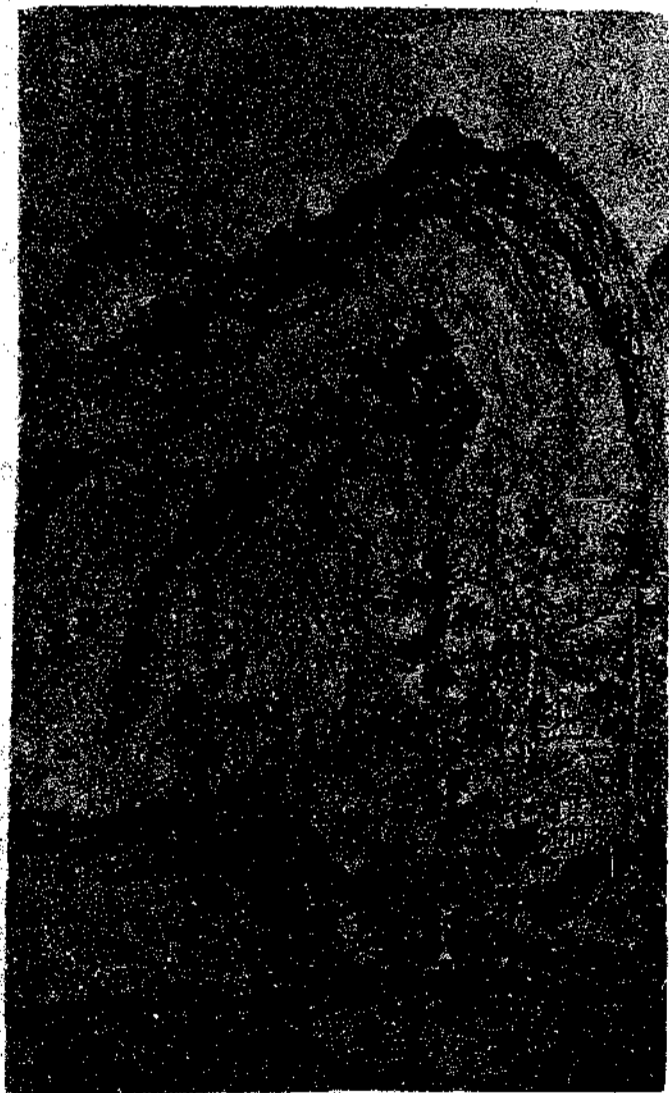
「堪擬」的，確有十數家之多啊！

在這裏，我應該說：一個詩意畫家的胸次，是應該羨

慕的，因爲他有逸靜的畫境，有超塵的理想，有脫俗的筆墨，和一些變幻的技巧；於是造成獨到的性靈和偉大的使人反應的作品，所謂藝術的偉大性也，所謂畫家之可佩處也。

邵次公題周懷民桃源圖卷詩
少年苦慕劉遺民，垂老思尋黃道真；
畫裏蒼茫見煙水，方知道盡義熙人。

題懷民仿郭熙山水冊 羅復堪作
遠水重山望轉除，寒林鬱鬱見樵柯；
河陽妙筆應能寫，晚有人歸石徑斜。



上圖爲周先生作品之一
(本刊下期詳細介紹其作品)

本刊脫期啓事

本刊係私資經營，資力本極有限，近復以百物昂貴，紙張售價非但較前為貴，且來源不暢，是故二卷六期，未能如期出版，實屬遺憾而抱歉萬分者也。尙希讀者諸公本愛我之熱忱而加寬恕，是為萬幸。今後決當盡力支持，以維信譽而免定戶受損，區區衷情尙望鑒察。

代 郵

二卷四五期漫畫「群閑畢至」作者請速賜通信處俾寄薄酬。
 吳德柔女士請示門牌號數俾通信，前寄草均退回。
 青島李應霖君：大作甚佳，請續賜。
 協和醫院殘鴻君：請示知真實姓名，俾通信。

日要期六第卷二第刊月半 活 生 與 術 藝 版出日一月五年九廿國民

創作	
桑芽.....	黃軍(一)
一個丈夫.....	盧沙(六)
從春天到春天(一).....	林榕(十二)
春蠶.....	若薇(廿六)
春的信.....	訊錫(三一)
童男.....	林孖(三三)
小花馬.....	許靈詳(三五)
趙大(上).....	朱炳燕(三七)
詩	
觀畫，殘年.....	吳興華(十五)
幾棵亮星.....	黃軍(十六)
譯作	
蘋果樹(二).....	林橋(九)
隨筆	
夜歸.....	林風(十九)
燕子.....	梁雙(二一)
女人的故事.....	伯仁(二三)
生活.....	王葆(二五)
論著	
從孔雀東南飛談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劉佩章(二九)
巴爾扎克論.....	里林(四三)
書評	
地上樂園.....	郭炳漢(四五)
女人介紹	
吳瑛與其「兩極」.....	夷(二一)
附錄	
述懷民畫展.....	秉瑞(封面裏)
海外文壇動態.....	汀生(四四)
你我之間.....	(四七)

張之達主辦

明明照像

光綫柔美，角度新穎；
技術超羣，馳名古都各界。

東安市場內電話
東局一〇四〇號

手藝漂亮，素為主顧贊許。
最新式樣，美麗脫俗；

明明理髮

愛護君之目力
宜戴準光眼鏡

大明製鏡公司

王府井大街市場西門旁

中國理髮館

髮型新美無比 * 設備富麗堂皇 *
電燙 * 奶燙 * 水燙 * 火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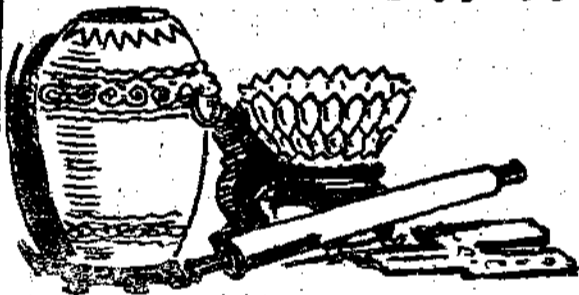


宣內西長安街
電南二八四六

臨記洋行

崇文門內大街九五號
電話東局三六二五號

營業科目



進口 五金雜貨
出口 古玩玉器

各種 機械用品
美術物品

附木器部

收售各種木器
傢俱 核桃硬木
修理 沙發棹椅

骨董，寶石，
漆器，象牙，
新古，陶器，
書畫，古銅，
紫檀，器具，
工藝美術器

王社珍醫寓

西城豐盛胡同九號

西豐二〇八八

查慎精治兒科各症



華孚銀行

每月存洋二元滿五十元後
可得洋一千四百七十六分
一次存入洋三百五十九元八角
滿十年後可得洋一千零一元正

儲蓄部



前門分行(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二六〇七
南城支行(驢馬市大街) 電話南局九一五
東城支行(米市大街) 電話東局二八三
西城支行(西單北大街) 電話西局二六〇

(以上除明明及大明外均為本報廣告部設計繪製)

桑芽

黃軍

過了大半夜，風是漸漸地停了。月亮讓高一些的山頂遮住，透不過一絲的光來，天空上只有些散散的星，但，還有些隔在了山後。

山前又黑又靜，看不出在樹裏圍着的那些人家，在這片山坡上沒有光亮，也沒有響聲！

老凌擦着了一隻火柴，他的眼前是亮了，像顆螢火似的光從他的手上亮到了燈心，屋裏閃着青微微地光焰。

然後就是老凌的一陣咳嗽，頭直上的那盞油燈，讓他咳嗽的燈火也發起抖來。

雖然，他不願驚醒凌嫂和小凌，而她們却讓老凌的這一陣咳嗽給驚醒了。

「你一定又是受了累！今天歇歇吧？」

凌嫂揉着眼睛，燈光在她的眼裏矇矓地亮了。她在臨睡前就知道老凌是受了累，跑到離好幾十里地的親戚家去要一點兒靈子來，在路上還受了些驚，她知道老凌是最怕背着洋鎗的老總們……所以，凌嫂醒來不敢再提起受驚的話，只是很關心地說老凌是受累了！

小凌也悄悄地揉着眼睛，他卻沒有說出甚麼。忽然老凌像有感動似的說：

「就是受了累？窮人也不能歇着的！並且，前半夜的風很

大，不出幾天山後的桑樹上一定可以抽出嫩芽兒，我要來的靈子你明天擲上溫水悶上，清早我和小凌先採點兒榆葉來給靈吃。」

老凌說的很有興趣。披了衣服，輕輕地把被子擦開，坐在炕上，順手從褲子邊兒摸出了一條尺來長的烟袋，剛把烟袋鍋子插在烟口袋裏去，他抱着烟袋又咳嗽起來。

小凌只是聽着，還不會說出甚麼。也許他感覺到不必說，一聽着他爹爹的咳嗽，就是想說幾句也說不出來了，於是，就索性的一聲也不響，暗自地替着老凌的咳嗽使着力氣。

青微微地燈光，在屋裏淡了，窗紙上發了灰白，有鷄和狗的叫聲在灰白的山坡上響了起來。山坡上灰乎乎地又添了幾點光亮，但，都不很亮，是幾點模糊的光芒，漸漸地光芒就發淡了。

今天老凌醒的很早，凌嫂和小凌也讓他咳嗽給早早地驚醒，所以，終於在天還沒有大亮他們已經都好好地穿上了衣服，凌嫂隨手把被褥都疊了個整整齊齊。

老凌先下地吹滅了油燈，窗紙上是越發地白了，屋裏的東西還在灰暗裏模糊着。

一夜的溫風把山坡都吹的溫暖了，這溫風是一直到早晨還微微地吹着，老凌院子裏的幾棵垂楊柳在地上搖動着淡淡地影子。

老凌到院子裏舒了口氣，他好像又想起了許多的事情，又好

像他在抑制着不願往下想去，他的想像又從昨天的路上跑回了現在的家裏。但，似乎又從昨天的路上帶了些恐怖來，這恐怖充滿了院子和他的家，最讓他可怕的是這恐怖會落在凌嫂和小凌的身上！天是亮了，老凌又舒了口氣，他的心裏也漸漸地亮了。

小凌替他媽燒熱了一鍋水，到院子裏來喊他爹洗臉。院子裏的垂楊柳上已經有許多鳥在唱着，雖然老凌在樹下有時咳嗽幾聲，却不會驚飛一隻鳥去，只有小凌很關心地叫了出來。

「爹！洗臉吧！快吃飯了。總立着多累？」

「嗯！」

這聲音悶在老凌的鼻子裏，連他自己都覺得這聲音很沉重，只是悶在鼻子裏了。老凌沒留意這個回答，後來他纔覺着好像對小凌承認了疲乏似的。

他們把早飯吃過了，是老凌先放下了筷子。

老凌從屁股後頭把烟袋摸出來，吃完飯照例地又是一袋烟。可是，他只抽了幾口就撓撓了，神氣不像每天那樣的幽閒。

凌嫂一邊洗着碗，她一邊地在想着，但她沒有想出甚麼來，只是覺得老凌今天是該歇歇的。

「我看你今天發呆，害是歇歇吧？反正小靈也吃不了多少

菓子，教小凌自己到東山坡上採點兒榆樹菓子來就行！」這是凌嫂想來想去，還是想到讓老凌歇歇是對的，她纔懇求

似的說。

「爹害是歇着吧！我去！等採桑芽的時候我再和爹一塊兒去

！」
小凌說着從牆上摘下籃子走了，老凌還是一聲不響，他又似乎在想着甚麼。

凌嫂看着老凌也不說甚麼是應了，她纔隔着窗子和小凌喊：

「記住！採嫩的！」

窗外沒有答言，小凌早提着籃子跑遠了。

山坡上是青的，越遠越青，青的發軟，一直地青到山頂上去和青天相接。

小凌就住在山坡上，這山坡上有許多人家，家家拿秫秸圍成個院子，像籬笆似的那麼矮，只要在院裏一站，山上的甚麼景物都可以看到。於是，這山坡上的人家連院子裏的景物都和山上一樣的美，山上開了杏花，院子裏也開了杏花，山上的鳥可以飛到院子裏來唱，而且，還可以在院子裏的樹枝上過一宿牠再飛到別處去。現在，正是杏花將要開的時候了！

小凌在山坡上走着，他又把家忘了。每次離開了家他總是要上到山頂上，就是打柴，採藥，找香蘑……只要老凌不跟他去，他就把家忘了似的往山頂上跑。

山坡上有許多的人了。在一片梨樹林子裏，女人們用布包着頭，圍着樹根，都拿着鐵刮子刮着樹皮，男人們用鋤在梨樹林子裏鬆着土。這些小凌是看慣了，雖然他家沒有一棵梨樹，這刮梨樹皮的活計小凌倒是常幹的，老凌也是常幹的。他們父子倆每年春天總要給蔡半山家刮一氣梨樹皮，等把蔡半山家裏的梨樹都刮完了，自己再典點兒地種也晚了，山上的苗又發的早，別人家快鏟頭遍地了，就只好再等着給蔡半山家去摘梨樹葉上的蟲子。所以，今天他看見在梨樹林子裏刮着樹皮的人們就想起了一段事來，因為這片梨樹林子都是蔡半山的。從小凌記事起，凌嫂就告訴他：

「咱家的房子押給蔡半山了，你大了長志氣！不然我們是靡有住處的……」

這句話小凌記得很牢。那時老凌已經每年的春天給蔡半山家去刮樹皮，和摘樹葉上的蟲子了，希望拿工資贖回自己的房子。凌嫂自己在房後種點兒菜維持着生活，小凌十二歲頂半拉工夫也讓老凌帶到蔡半山家的梨樹林裏去刮樹皮和摘蟲子了……一直到去年纔把房子贖回，這些年的工夫是蔡半山家裏的梨樹差不多

都一根一根地經老凌和小凌的刮皮了。現在，老凌也可以歇在家裏，小凌很自由地提着藍子採榆樹葉去！

春天是又來了，但！不是去年那個春天。

小凌笑謎謎地望着高高地山頂，他又想起刮完了樹皮，摘完了蟲，老凌領着他到山腰採藥和找香磨去，秋天去砍松枝。他以為只要不再給蔡半山家刮樹皮和摘蟲幹甚麼是都有興趣的，所以，小凌就很贊成今年的新工作是養蠶了。老凌在去年就對着凌嫂和小凌說過好幾次，

「我們只要把房子贖回來，再也不給蔡半山家去刮樹皮和摘梨蟲了！我們要養蠶，這年頭兒絲價很貴……」

「……靡有地種棉花，倒有屋子養蠶，絲不是比棉花害貴麼？」

凌嫂在每次聽着老凌一提議養蠶，她總是這樣的贊成着，所以，她們說的話小凌還都在記着。

可是，小凌漸漸地想到昨天老凌在路上遇見的事了。那些背着洋鎗的老總們，有的騎馬還有的騎着驢，老凌讓他們翻了兜兒，問了去年山上的收成，他們終於把老凌放回來，也沒有把那包蠶子留下。據老凌說，他們也不完全像老總，只是背着洋鎗，但，又不全背着，還有些拿着棒子；雖然不十分像老總，各有各不是莊稼人的打扮，他們還說總有一天要到山上來的……小凌是有些怕了。他的心境正像讓一塊遊雲把天空的陽光遮住那樣的灰暗起來，雖然陽光還明明地照在他的臉上。其實，小凌倒不是怕那些人會到山上來，就是來了他也未必怕，因為他常聽老凌說：

「窮人甚麼也不怕！越是這年頭兒窮人的胆子越大……」

小凌知道他們一家子都是窮人，到那個時候胆子自然就會大了，是不能怕他們的。小凌所怕的是那些人背着洋鎗，他知道那鎗是會響的，而且，還會打倒人，從身上打出血來。在好幾年

前，小凌看見過一次洋鎗，還聽過鎗響，和打倒了一個人，那是蔡半山拿手鎗打死了一個偷梨的，還教許多的人來看，小凌也隨着一大幫人去了。不過，蔡半山的鎗不和他們背着的鎗一樣，因為小凌親眼看着蔡半山又把鎗揣到腰裏，像個小條帚把子似的。這樣，小凌的心境上漸漸又亮了，他常聽放羊的孩子們說，蔡半山家連女人都會放鎗，如果那些人們來了，說不定讓蔡半山家裏的老娘們兒打跑下山去，那真是一場很可看的熱鬧！

小凌笑了，笑到心裏，他要穿過一片杏林。

春風微微地吹到山坡上來，吹進杏林裏去。

一大片的杏林，從這邊望不到那邊。枝上都淡淡地紅了，紅了半個山坡，在這山坡的那邊還紅到老遠！老遠！

林裏有鳥在唱，唱近了小凌的身子，唱遠了他的想像！他不在唱的鳥，鳥兒是唱在淡紅的杏枝上。

小凌穿過了杏林，往東山坡走去。

東山坡榆樹很多，都像小凌那高一叢一叢地長滿了山坡。

小凌唱唱咧咧地在每顆小榆樹上採着嫩葉，一小片一小片地放到籃子裏。

有一羣馬從山坡上跑來了，嘶嘶地叫着，有的人騎着，有的人牽着跑，剛過去了一羣，後邊又來了一羣，都跑到老遠的山溝裏去。

從小凌身旁跑去的，小凌望着他們笑着。

「害笑呢！不快回家，紅鬍子追來了！」

是一個人下了馬到榆樹上折了根粗一些的樹枝，粗聲粗氣地和馬屁股上打了幾下，那馬就嘶地一聲拖着他跑了。

小凌却慌了，他知道紅鬍子是綁票兒的，好像紅鬍子到了他的身邊，還拿着一隻他從蔡半山手裏看過的一樣的鎗，他不知道往那兒躲好，而且，連自己是個窮人都讓他急忘了。

他要拋了籃子跑，但，籃子仍沒有離開他的手，他也沒有離開這裏一步。他急得要哭，又恐怕把紅鬍子招來，從山口又湧來一些人馬和一些車輛，小凌圍着一大叢榆樹打了幾個轉兒，終於心裏一亮，藏在榆樹叢裏，他是蹲着，籃子在他的手裏只顫。

只是些馬從這裏跑過去了，遠遠地山路有一些車輛。

小凌從樹叢裏鑽出來，他似乎比剛纔靜了，猛然想起了自己是窮人，就是綁票兒也不會綁到他的身上，只是鎗不認識窮人，蔡半山就拿鎗打死了偷梨的，他的心又隱隱地跳動起來。

小凌要回家了，採的葉子總能穀小蠶吃一陣，他繞着近道回家。

還不到小嘴小凌就到家了。

老凌也是剛回來，他的心跳着回來。

老凌和小凌相差幾步到屋裏，所以，凌嫂還很安心地守着一個大白瓷盤子裏的小蠶，在炕上盤着腿兒坐着，她一兒點也不知道外邊的事，這屋子裏只有她的心是靜的。

小凌走了一頭汗，心還是在跳着，他看了看老凌，心裏微微地有點兒平靜。

「快把葉子拿來，別餓着這一些小東西們！」凌嫂很高興似的說：

「爲這點兒葉子，我差些讓紅鬍子綁去！」

「別有的應有的瞎說！」

凌嫂還盤着腿兒坐着，守着那一大盤子小蠶，那些小蠶像螞蟻似的在凌嫂的眼前活動着，她感到養蠶是一件美的工作，還是今年一件新的工作。只是她聽着小凌說出了不吉利的話，她不願教小凌再說下去，就讓他以後把應有的事少說一些。

凌嫂從籃子裏抓了把葉子，輕輕地往盤子裏撒着，她要看這些小蠶怎樣的爬到葉子上去。

「甚麼？小凌！你快說！」

老凌猛地抬起了頭，他很驚訝的問着，用眼睛睜着小凌的臉，像小凌隱藏着甚麼奇怪的東西一樣。

「我在東山坡上看見許多的人騎着馬跑到老虎溝裏去，有一個人和我說『紅鬍子就追來了』，後來我還看見有許多的車輛從東山口上來，或是也都趕在老虎溝裏去了，大概紅鬍子離這兒不遠？」

讓小凌這一說，老凌只是嘆了口氣，又把頭低下，一聲也沒有響，他自己能聽見心跳。

小凌似乎得意了，老凌沒有駁他，而且，老凌還低下頭去，是相信了他的話，不過，紅鬍子是離這兒很近，使小凌的心還是隱隱地跳着，他以為老凌也在那個山坡上和他遇見了一樣的事，也和他一樣的吓回家來。

凌嫂的心也要隨着他們的心漸漸地跳動了。

「真的嗎？大青白天就有紅鬍子！」

凌嫂把瓷盤子一推，抬起頭來。她認爲這件事是有些異了，雖然，她希望小凌說的是一遍假話，但，老凌却沒有駁他，反受了感動似的嘆了口氣，隨着就又低下頭去，她是知道老凌不願聲張甚麼可怕的事情，所以，她很可斷定這件事是掛在了老凌的心頭，小凌方纔所說的也一定是老凌都知道的。然而，凌嫂很願小凌說的是一遍假話，也願老凌所知道的和小凌的假話一樣，於是就半信半疑地問着他們，她很奇怪怎麼就在炕上坐不穩了！

「我上山後去看桑樹抽芽了麼有，也是遇見了許多的馬從東山坡跑來，不錯！都跑到老虎溝裏去了……」

老凌抬起頭了，舒了口氣，又把頭低下。

「……我也跑到老虎溝去，打算問他們點兒事情。老虎溝裏熱鬧極了，人馬車輛不斷地往裏跑，我也隨着跑進去了。他們說紅鬍子把十里堡搶了，他們是五里營的都吓的藏到山裏來。這羣紅鬍子走那兒搶那兒，搶完了就燒，據說這

兩天要攻城，攻不進城去就到山上來，也奇怪！連紅鬍子們也都知道山上去年收成很好！

老凌不再往下說了，從腰帶子上把烟袋抽出來，還不會把烟袋鍋子塞到烟口袋裏去，他又托着烟袋咳嗽起來了。

凌嫂怕了，小凌也怕了。雖然，凌嫂知道窮人是不怕槍，「燒」她却是怕的。給人家刮了十幾年梨樹皮，好容易把房子贖出來，要讓紅鬍子們一把火給燒了，那是多麼一件痛心的事？於是凌嫂真的在炕上坐不穩了，但，她知道在地下也是站不穩的。於是而，小凌却不是怕到這些，因為他還沒想到他家的房子也怕燒，現在他只怕的是那些紅鬍子們手裏的鎗，和鎗的響聲，可是，小凌想起一件事來。

「爹！蔡半山家不是有好些人會打鎗麼？紅鬍子怎能上山來呢？」

小凌好像有了依賴，他把想起來的這件事問着老凌，可是凌嫂却没有受了這句話的感動。

「小孩子！竟會說瞎話。那個有錢的人去和窮瘋了的紅鬍子碰命？他們不等紅鬍子來早就都跑到天津外國地去了。他們的預備鎗是打偷梨的小毛賊子，也不是預備去和紅鬍子拼命的，那有甚麼用！」

老凌所說的，和凌嫂想的一樣。誰還不知道蔡半山有好幾個兒子都在天津混着洋事，紅鬍子要真的上山來，他們一定要跑到天津外國地去了，凌嫂也是這樣的想着。小凌一聲也不響了，屋裏頓時沉靜起來，陽光把紙窗照個通紅，天剛剛地過晴。

山坡上和屋裏是一樣的靜，沒有人聲。

有一些可怕的消息隨着春風吹到山坡上來，吹到每個人的心裏，可是他們對於紅鬍子的利害却知道的很詳，而且，他們還會怎樣的聽來怎樣的告訴外人，他們提起紅鬍子來總是咬着牙根的，就想到告訴他們的那些人也是把牙根咬的只響。不過，所跑來的，大抵都有幾個錢的人，或是和這山上的人家有親戚的，而且，這親戚也許不是窮人，因為這年頭兒有錢的人都說窮人靠不住了。這

這一天，跑來的人真不少，也有些是從十里堡和五里營跑來的，也許他們真真的看見了紅鬍子。總比別處跑來的人說的可怕。他們說真紅鬍子並不多，都是各處的窮人們變心了，拿着根棒子也和紅鬍子去混，並且，這羣紅鬍子都不是當地人，多數是逃兵，傳說還是騎兵，後來也就有些窮瘋了的人們拿着棒子騎着驢或騎驢子地加入了。可是窮人會給他們拉線兒，連各莊裏財主們的

小名兒他們都知道，要不然十里堡還搶不了的，也都是當莊裏的窮人們作了拉錢兒的勾當。讓他們跑來的人這麼一說，這山坡上的就轟動了，就是素常兩家很生疏，現在也互相地來問長問短了。

老凌的家裏這一天也沒有人來，而老凌從老虎溝回家以後也不會到誰家去過，雖然有時他到院子裏繞個圈子，但，不出一袋烟的工夫老凌就得回到屋裏，把屁股往炕上一放，頭就低下，像在想着一袋烟的事。烟袋是不離手的，這袋烟還沒有抽透，就撓撓費重裝上一袋，所以，惹的凌嫂不耐煩了，其實她倒不是嫌老凌費烟，因為凌嫂也在想着一些煩心的事情。

這半天小凌倒很安靜，爬在炕上守着那一大盤子小蠶，有時他還從藍子裏檢幾片嫩些的榆葉撒到盤子裏去，他好像沒有煩燥，只是有時心裏還跳動。

他們不常說話，老凌有時還是舒口長氣。

太陽壓山了，壓在遠地西山頂上。

山坡上是漸漸地暗了，烏鴉一陣一陣地飛過去，翅膀搗的只響。

老凌讓小凌燒了壺開水，沏了把大茶葉，老凌捧着一個紅花大碗，似喝不喝地出神。

「今兒晚上誰家也睡不好覺！」

凌嫂在炕上擺着紙牌拿十二紅，她只是對着紙牌出神，紅不紅的倒不注意。她還常自言自語地說些甚麼，老凌也不去理她，也許老凌還沒有聽到她說些甚麼，老凌也是捧着一大碗茶水出神，可是，小凌却聽着了，他已經把那盤子推開來看凌嫂拿十二紅，從前凌嫂說了些甚麼？小凌也是不大瞭然，這句話他却聽的很清楚，因為小凌正留意凌嫂說些甚麼。

「媽！我們也不要睡覺吧？今兒晚上紅鬍子也許要上山的！」

小凌坐起來了，直勾勾地望着凌嫂，他願凌嫂拿一晚上十二紅，他好一晚上不合眼睛。而且，他還怕老凌要打盹，於是又懇求似的說：

「爹！我們看媽拿一晚上十二紅吧？」

老凌仍是捧着一大碗茶水出神，一聲也不響，只是從嘴裏吐出了一團嚼碎的茶葉渣子，又把臉映在一碗冷靜的茶水上，小凌說的話他似乎沒有聽清。有一把火在老凌的心頭燎起！

山坡上有了幾點燈光，漸漸地又多了幾點，幾點！在薄薄地山霧裏閃明。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成

一個丈夫

蘆沙

福生操着車把，直起腰來，眼前是一片昏黑，地面也在磨盤般的轉動。他極力鎮定地站了一會，才曳着車子向門外移動。車子彷彿比從前重了許多。

「怎麼，你要做什麼呀？」福生嫂急口說着，從屋裏跑了出來；她手中的炊帚還在滴着水，周圍冒着蒸氣。

「出去拉幾個座……不是那——呢，」福生緩緩地說，「米，不是得買了嗎？」

「你的病剛剛好呀！」女人跑到車前面攔阻着說。

「不要緊的，我理會得。」於是他一逕走出了天門。

女人用憂鬱的眼光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拐角裏。

整個的街市，好像還在沉睡，只有幾條黃狗懶懶地走着，彷彿不高興誰會攪擾了牠們的安睡似的。

除此，便是幾輛洋車在街上徘徊着。

「那是福生弟嗎？」是一個驚訝的問話。

「唔……你近來拉得很好？」福生喃喃地說。

「你的臉是怎的了？」一個黑矮子跳了過來，搶着問。

「生了天花……」福生難為情地解釋着；恨不能即刻把臉藏將起來。

「哈哈，麻子不叫麻子，叫，哈哈，叫坑人！噯，你二十多歲才生花嗎？」

「越是小白臉，便越在您的臉上添幾朵花兒！」

「二嫂子也許要跳井了！」

福生報之以一聲苦笑，拉着車躲開他們。背後的嘻笑聲，還不斷地投擲過來。他心裏像刀絞似地難過。……

他記起了從前媒人對他說過幾句話：

「妥了！起初她媽還有些嫌寒笑，怕姑娘受苦；可是她爹說的。看那孩子很能正幹，這就好！像貌也周正，很有福像。……」

「她媽也就願意了。」

現在，不知為什麼，那「很周正」幾個字，倒在他心底作起怪來了。

「洋車！」當一個聲音喊着，他拉着車跑去的時候，還怕那乘客看出麻臉似的，極力垂着頭。……

福生回家的時候，是將要晌午的時分了。他覺得身上異常地冷，頭也有些暈沉沉的。

於是下午的車，就不能照他底預想拉出去。

「早晨，你本來就不該出車。病剛好向身體，很大的風，……現在……」福生嫂望着他那又生了紅絲網的白眼球，惴惴地說着，眼裏含着淚。

「着了一點涼，怕什麼呢？」

話是這樣說；可是他躺在那兒，耳朵裏嗚嗚地響，身上蓋了

許多衣服，也還覺得冷。女人便又替他蓋了一件袄，讓他睡去。他合上了眼，自己彷彿搖搖晃晃地起在天空裏，又像溺水似地游走着。

「奇怪，」他想，「自己好像沒有邁步呀；可是，下面那些景色，明明都從腳下掠過去了：那是王家村；那是小河；那是柳樹……那是漁船……」

「嗚嗚……」耳邊響着風聲。

風很冷，吹得她縮成了一團。

「我怎麼會駕雲呢？是病死了嗎？……」

漸漸他又覺得被什麼烤着似的，身上暖和起來。

「喂，來烤烤火吧，」地上有一個聲音說，「這是神火！烤一烤，你的臉就會好了。」

他彷彿就歡喜地站在地上：眼前出現了很大的一片火，像山似的。

「嗷？」他想，「這是什麼神火？能治麻子？」

那白髮的老人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情似的，說道：

「這是火焰山。」

他猛地記起了，七叔講唐僧取經的時候，曾經說過有這麼一座山。

「就是孫猴子踏掉的，老君鍊丹爐裏的那塊磚，生成的嗎？」

「是啦。」

他喜歡得什麼似的，說道：

「那麼一定可以治我的病了！」

「自然」

「怎麼烤法呢？」

「你跑進火裏去就是了。」

「不能燒壞了身子嗎？」他驚異地問。

「火神，不要緊的。」

於是他依了老人的話，跑進去了。火並不燒人，只是熱得滿頭發汗。那火舌往他臉上舐，他覺得那些坑兒就彷彿往外長肉似的。用手摸了摸：就平復了。

「啊哈！」他狂歡地喊出了這麼一聲，跳得很高。

「怎麼的了？」那老人在火圈外面問。但嗓子很尖細，像是妻的聲音。睜開眼一看，妻正伏在他的面前驚異的問着，拿着一塊布預備替他擦額上的汗。

福生呆視了半天，才吐出這樣一句：

「拿開被子吧。」

「不冷了嗎？」

「不冷了，想喝一點水……」

於是妻便斟了半碗，用兩隻手一上一下地顛倒，使水快些冷着。

「一個人，爲什麼憑空添了些麻子呢？」他在心頭自語。隔了一刻又這樣想：「他在娘家的時候，是多麼幸福，嫁了我，就一時也不得休息，跟我吃苦。如今又得天天看麻子……」

「喝吧，不熱啦。」

妻溫和地把碗送到自己的唇邊來。

「看她」一些也沒有嫌惡的樣子呢！」

福生非常地感激妻。

夜深了，妻在一針一針地做着針帶。福生便說：

「你也休息吧！」

福生的病漸漸沉重起來，好些天，都朦朧朦朧地過去了。待得他的腦子清醒了的時候，他發現妻的臉色枯黃得多了。她手裏捧着半碗赭色的藥湯，讓他喝下。

「這一劑藥太苦了！」他說。

「辨出藥味兒來，是你的病見輕了。」妻的面頰上露出一絲高

與來，「你足足地昏沉了六七天呢！」

「我倒不理會，像是昨天病倒在床上的。」

「咱們的車棚子，塌了。我把車放在隔壁李嫂那兒了。」
妻又告訴他說。

「明天身子再硬朗些，我便可以去取回來的。」

「醫生說過：得多休息幾天。」妻說，「別再累着，教神仙也活不好你的病了！」

他的病一天比一天的見好；妻只是不放手起來。「小心呀！」她這樣說。

女人出去，常常回來得很晚，福生就不安：

「你作什麼去來？」

「我替人家縫點針線。」

「爲什麼沒有帶回來呢？」

「人家是好衣服呢！……」

福生默然。

「你看，」福生嫂提手中那尾魚，「這是鯉魚，你能够吃點？」

「呃，唔……」福生支吾着，一邊望着她那閃光的眼睛，禁不住要亂想起來。

第二天早晨，她臨走時說：

「你千萬不要起身，醫生說過……」

妻的表情是非常鄭重的。

「又搬出醫生來……」福生這樣想，不作聲，望着她出了門。

天已經昏黑了，她還沒有回來。

「假如她變了心……」福生想到這樣，自己又覺着不該這樣想。

妻是不會做那樣的事物的！這疑惑實在是在冤枉了她，侮辱了她！

他覺得脊背酸痛，翻了翻身，終於坐了起來。

窗洞裏透進月色來；外面依然是靜悄悄的，一點沒有脚步的聲音。

「這樣晚了，她還在外面做什麼呢？……」福生焦急地想，難道

她真是變了心？……

他把眼光去看牆角裏她那衣服包，——還好好地放在那兒。

他用兩指敲着床邊作響。小貓便跳上床裏，望着他，喵喵地叫着。

燈裏的油，下去了一半，於是他爬起身來，剪去了燈花。「該有半夜了。」他想。

「人，真也不知什麼時候得點什麼病！」他又想，生了一臉麻子，到處被人譏笑……真是，咳，不知那一輩子得罪了老天！……那時我爲什麼去搔它？不然，咳……」嘆了口氣。

「她爲什麼還回來呢？」他忿忿地自語着，「反正，……呃，是啦，現在不是從前了。從前我光是窮寒，拉車；現在又添了一臉麻子！是的，誰還喜歡麻子呢？……她還肯同麻子受苦嗎？……」痛苦咬着他的心，愈來愈強了。

「哼，是啦！她爲什麼總不讓我起床呢？起床怕妨礙了她逃走的機會！她一定是勾搭上什麼人了！……也許是一個買賣人？……一個泥水匠？反正，一定不會是……不會是……」

她於是彷彿看見妻同一個男人急急地在曠野裏走着，妻吃力地追隨着；那男人還不時的回過身來，伸出了拳頭，威嚇道：「快走呀！」妻就低聲下氣地陪笑着，追了上去。……

他忿怒的跳下床來，踱來踱去。眼望着周圍的東西：破盆，破罈子，尤其是小貓的眼睛，都閃出異樣的光來，好像是譏笑自己。

「你這狠心的東西！」他叫着，立定了，隔了一會，依然地走出門望了望三星和月亮，真像快到午夜了。大門外依然靜悄悄的。

「她一定逃走了，再不回來！」他絕望得彷彿要哭出來，覺得什麼都完了，像是陷在漆黑的深窟裏，永不得出來一樣。

忽而一陣笑聲從大門外清澈地響起了。聽聲音，却是李嫂。「妳真是……他又不是小孩，妳在外面做一會兒針線，他就等不得了嗎？……哪，我回家去了，明天走時，我來叫你……」

接着，妻也就走進院裏來。一看見他，吃驚地問：

「你在這兒幹什麼呀？」

「唉，我……」福生喃喃地說，「你不覺得累嗎？」

中篇小說 蘋果樹

(二)

Galsworthy John 作
林 栖譯

第一章

五月一日，弗蘭克，艾色司特和他的朋友羅伯特，加敦一起過了大學最末一年之後，他們出外去徒步旅行。那天他們從勃倫特動身，打算走到柴格佛，但是艾色司特的踢足球受傷的膝頭完全無力了，照他們的地圖看來，他們還有七哩路要走。他們坐在大路旁的土丘上，那兒有一條小道橫傍着叢林和大路交叉，他們一面休息膝頭，一面談天說地，青年人總是這樣。兩個人都在六呎以上，細瘦得像鐵軌；艾色司特顏色蒼白，理想主義者，神不守舍的樣子；加敦是個怪人，說話不着邊際，頭髮紛亂鬆曲，像一種上古的野獸。兩個人對文學都有些喜歡，都沒戴帽子。艾色司特的頭髮平滑，淺淡，有波紋，前額兩旁的有些高起，像是常常要向後掠的；加敦的頭髮類似暗黑不可測度的布帶。他們走了好幾哩一個人也沒遇見。

「老伙計，」加敦說着，「憐憫不過是一種神經過敏的結果；這是過去五千年的病症。沒有這種病世人就幸福得多。」

艾色司特用目光隨着雲片，回答說：

「橫豎那是蚌裏的珠子。」

「老伙計，一切現代的不幸都是由憐憫而起。看看動物，和紅印度人吧，只限於感覺他們自己的偶然的災害；然後看看我們自己——永遠免不了替別人牙疼。我們退回來別再替人設想，過得高興點吧。」

「這你決不能實行。」

加敦深思地抓住他的亂髮。

「想得完滿的結果，人也不可過於拘執。讓自己受缺乏感情之苦是一種錯誤。一切感情都是有益處的——讓生活豐富。」

「不錯，到不合乎俠士行爲的時候呢？」

「啊！那太英國氣了！你若提起來感情，英國人總以為你肉體上有所需要，因而大吃一驚。他們怕情慾，可是不怕肉慾——嗯，不怕！——只要他們能够掩藏得住。」

艾色司特不答；他把剛折來的一朵小藍花對着天空耍弄着，一隻鸚鵡在山查樹上叫喚起來。天空，花朵，鳥鳴！羅伯特真是胡談亂講！他便說道：

「好，我們往前走吧，找個我們可以住一夜的農場。」說着這幾句話的時候，他望見一個女孩子從比他們所在地更高的平原上走下來。她的輪廓以天空做了背景，提着一個籃子，你可以從她

的臂彎處看那片天空。見了美人美景並不留心它是否對他有益的艾色司特，想道：「多麼美呀！」風吹得她的淺黑色毛布裙打着她的腿，並掀起來她那破損的蘇格蘭式孔雀便帽；她的灰色外衫是殘舊的，鞋是有裂口的，她的小手又粗又紅，頸子晒黑了。她的淺黑色頭髮紛亂地波動在寬闊的前額上，她的臉是短的，上唇也是短的，牙齒閃出尖來，她的眉又黑又直，睫毛又黑又長，鼻子是直的；但她的灰眼睛是奇蹟——水盈盈的好像那一天初次睜開一樣。她看着艾色司特——也許他那怪樣子引她注意了，跛着腳往前走，沒有帽子，一雙大眼睛看着她，頭髮向後披著。他摘不下來頭上所沒有的東西，只得舉手行禮，說道：

「你可以費心告訴我們附近有沒有能住一夜的農場麼？我的腿跛了。」

「近處只有我們的農場，先生。」她並不羞澀地說，語聲美好，柔和，輕快。

「在哪兒？」

「就在低處，先生。」

「你可以讓我們住下麼？」

「啊！我想我們可以。」

「你肯給我們領道麼？」

「肯的，先生。」

他跛着往前走，沈默着，加敦把問答繼續起來。

「你生在得文郡麼？」

「不，先生。」

「那麼是哪兒的人呢？」

「威爾士人。」

「噢！我本來就覺得你是塞爾特種人；那麼這不是你的農場了？」

「我姑母的，先生。」

「也是你姑丈的吧？」

「他去世了。」

「那麼誰給照料呢？」

「我姑母，跟我的三個表兄弟。」

「不過你的姑丈是得文郡的人吧？」

「是的，先生。」

「你在這兒住得日子不少了麼？」

「七年了。」

「你在威爾士住過，在這兒覺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是不記得了吧？」

「啊，記得！可是不一樣啊。」

「我信你的話！」

艾色司特忽然插嘴道：

「你多大年歲了？」

「十七歲了，先生。」

「你叫甚麼名字呢？」

「密根，大衛。」

「這是羅伯特，加敦，我是弗蘭克，艾色司特。我們本來打算到柴格佛去的。」

「可惜你的腿疼啊。」

艾色司特微笑了，他微笑的時候他的臉就有些美。

他們向下走過狹窄的樹林，忽然看見了農場——一所又長又低的石塊築成的房舍，有格子窗，外面的場院裏有許多豬，家禽，和一匹老雌馬閒遊着。房舍後面是短短一列高而險峻的山，頂上有幾棵蘇格蘭樺樹，前面是一個古老的蘋果樹園，剛剛開了花，向下伸展到一條河和一片長而荒蕪的草原上去。一個男孩子，眼睛淡黑而稍斜，正在放一隻豬，在屋門旁立着一個女人，她向他們走來了。那女孩子道說：

「這是娜拉康布太太，我的姑母。」

「娜拉康布太太，我的姑母」的眼光銳利而陰沉，像一隻野鴨母親的眼光，她的脖子也有些像蛇的樣子。

「我們在大路上遇見你的姪女了，」艾色司特說，「她想你也許肯留我們住一夜。」

娜拉康布太太把他們從頭上看到腳下，回答說：

「好吧，我可以，假如你們不在乎住一間屋。密根，把那間閒房收拾好，還要一碗奶酪。你們需要喝茶了，我猜。」

女孩子走過兩棵紫杉和幾叢開花的紅醋栗所造成的一種門廊，便入室不見了，她的蘇格蘭式孔雀便帽對着紫杉的玫瑰紅和深綠發光。

「請到客廳裏來歇一歇你的腿吧。也許你們不去上學了吧？」

「我們沒上學。不過我們已經完事了。」

娜拉康布太太聰明地點點頭。

磚地板，沒有覆蓋的桌子，發光的椅子，和用馬毛填滿的沙發，這客廳似乎從來不會用過，實在是乾淨之至。艾色司特即刻坐在沙發上，兩手抱着他那跛的膝頭，娜拉康布太太注視着他。他是一位已故的化學教授的獨生子，不過在一個常常崇高地與世無爭的人身上，人們看得出一種軒昂的氣概來。

「有我們可以洗澡的河麼？」

「有，在果樹園的盡頭，可是你坐下也沒不了頂！」

「多深？」

「嗯，恐怕有一呎半左右。」

「噢！很合適呀。走哪條道？」

「由那小道下去，過了右邊第二個大門，水池子就在獨生的大蘋果樹旁邊。那兒還有鱒魚呢，如果你們能擦撥它們的話。」

「多半它們要擦撥我們吧！」

娜拉康布太太微笑了。「你們回來茶就預備好了。」

水池是岩石阻水而成的，沙底；那棵果樹園中最低的大蘋果樹長得太近了，枝子幾乎遮住水面；它生了葉，就要開花——它的緋紅色花苞正在怒放。那狹窄的浴池裏沒有地方一次容一個人以上，艾色司特等着輪到他的班，摩擦着他的膝頭。並注視着荒蕪的草原，所有的岩石和荻棘樹和田地的花，以及在一個平丘上立起來的略遠處的一叢樺樹。每一條樹枝都在風中搖擺，每一隻春天的鳥都在叫喚，一條傾斜的陽光讓草葉有了斑紋。他想着西阿克來塔司，和車威爾河，想着月亮，和眼睛水盈盈的女郎；想得太多倒像是一無所思了；他覺得沒有道理地快樂起來。

從春天到春天

——中篇小說——

林榕 作
凌江 插圖

序 語

極冷極冷的冬天，外面落雪已經很厚了，遍地都是臃白的顏色。可是小小的屋裏還異常的溫暖。因為有一個爐火正旺的火，靠近玻璃窗放着。窗上的紗帘並沒有放下來，這樣為的多看一看遠天所飄的雪花，照在暗淡燈光之下特別美麗。

圍爐坐着的是三個孩子，年紀皆是十幾歲。兩個大的是姐姐，一個小的是弟弟。大姐一身紅毛衣，手中有一本紅皮的書，書裏記的是一個粉紅色的故事。二姐却是一件黑線衣，手中有一本黑色的簿本。裏面塗滿奇異的圖畫，三弟無言無語，只望窗外出神。

「又到了頂可怕的冬天了。」大姐說。

「有春天自然就有冬天。」二姐說。

「有冬天也就自然有春天。」三弟說。

他們一齊立起了，都是悄悄的。大姐拍了一下二姐的肩膀，二姐拍了三弟的。就同時牽起手來圍着火爐成了一個花環形狀，歌唱起春之歌。其時，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他們連望也不望了。

片刻之後，他們一齊止住步。

三弟說：「我有點冷了。」

二姐說：「不要怕冷吧！」

大姐說：「我給你們講一段春天的故事。」

三個人皆一齊笑了。笑得那樣可愛，那樣安息，如夜神翅翼

輕輕的一閃。

大姐開始道：「那是從春天開頭的。」

二姐接下去：「當然過去春天就是夏天，……」

三弟插口說：「過了冬天，又到春天。」

這樣，他們開始了第一個「從春天到春天」的故事。

第一：春天

春天來時，微風吹動了鳥獸的脚步，細雨洒開了原野的花草。天上行雲如流水一樣透澈和游動，地上覆遍一片綠茸茸的青色。天和地之間充盈着的是蓬勃的生之氣息。

太陽的步子漸漸變得長了；曠野陰暗下來，山脊上澄紅了與黃昏銜接的時候，已經六點多鐘。有一輛大汽車從山脚下載走了一羣青年人，但是廣場上還存留無數的男孩子，張大着喉嚨，齊唱一隻熟透了的歌；女孩子散開預備做集團的跳舞。圍觀的誠樸鄉民，原來被一個動人的戲劇激起的情感，已由另一種宣洩而平息下去。到這時只見他們的笑容了。田野的孩子依舊是滿口的狂呼，期待展開下面的新節目。

那第一次汽車，載走的有一個名叫萍萍的女孩子，她今天一天充滿了無限的歡喜，曾做了那個戲劇中的女主角，第一次露出在那麼些老實的鄉下人的面前，博取他們一點熱情，的確是又快慰又高興的事，簡直是平生所未遭遇的光榮。同時，她低頭想想未來，就看見眼前，一片光明的新天地了。於是她向身畔的一個

男孩子說。

「多麼高興的一天啊，太陽是爲我們放光的。今天晚上的星星也許和月亮一般光亮了。倪寒，你說是不？」

那個被喚做倪寒的人，拍了她一下肩膀，用微笑代替了他的答語，就向車上人大聲說：

「來唱一遍最後的歌曲，怎樣？車快臨近城門了，不久大家都要分身。」

接着一片響亮的歌聲，蕩漾在春天的晚風裏。似乎原野的遠方起了一種渺渺的共鳴。

歌聲停止時，汽車也在一條小水的石橋下停住了。一群青年人紛紛跳下車來，用幾句真誠的話語，道出光明的祝福。

黃昏降落到城市中。萍萍同倪寒走在這沸騰的路旁，兩人的話聲非常微小，過了一段很遠的道路後，才一齊進到一家小飯館裏。

晚間，萍萍回到自己的家，對父親說出今天被一個同學留住吃飯的謊語，就回到自己的房裏，想起一天的生活來，又是好笑，又是莊嚴。便拿過自己的日記簿，寫了下面的許多話：

第一天遇見那個學音樂的孩子，是一個月以前的事。那次他做聯合歌詠隊的總指揮。我做了學校裏的代表，在一個湊巧的機會裏使我們接近。感情好，言語的意見相投。使我和倪寒的友誼保持了一月之久。今天又是他的歌唱總指揮，領導着那麼多的孩子們，還有一群老少的鄉民。

晚間，我們一同入城。同在一家飯館裏用飯，兩人回憶起這一天快樂的日子，那一月長長的時光，不禁皆從心底漾出一串響亮的笑聲。我第一次承受了那個學音樂孩子的熱誠的接吻。不是爲我們個人間的狹隘的戀愛，而是一種廣泛的人類愛的情感的宣洩和證明。是一個誠懇的誓語的徵記。

晚飯吃得極爲快活，還記得田野間的午飯。每個人都拿

着他們自己那一份食物，競跑到最高的峯巒山去吃他那餐勝利的麪包。我知道第一個到達山峯的是倪寒。在我穿過岩石和野草，坐到那一片平地上的山石時，他的東西，已將吃完了。

飯畢以後有一個長時間的個人游覽。三點過後，我們才重複集起在山腳下的谷裏。圍成一個三面的圈子，開始演那個劇本。

我飾那賣唱的歌女，唱出心頭一串感情的曲子。誰使得父女兩人過高山，涉深水而走上賣唱的道路。我懂得這一點秘密，故能說出內心的言語。我在鄉間老婦的面龐上發現流自眼角的一滴淚。我也在她們的蒼老而滿皺紋的臉上發現一絲笑容，這是那個劇本的力量。我相信這次演戲，超過所有城市裏戲院的效果。這是我今天頂高興的一件事。

早晨我離家的時候是八點，擁擠的孩子們爲少數汽車限制住，全體到達山腳下時已近十一點。上午有音樂合唱，舞蹈與集體遊戲。下午的劇後還有舞蹈，因爲天黑不想再看，就坐第一次車回來了。因爲今天的事並沒有告訴爸爸和哥哥，說了後怕他們又疑心我。

在鄉間我看到了春天，原野上跳動着一群活潑的小生物。我耳朶中響着那粗壯的聲音，我呼吸到真正春天的空氣。春風拂上了我的面，也拂上倪寒的。我們爲着將臨的溫暖春天不應當高興嗎？

寫到這裏她聽到房門輕輕的響了一下。進門人的脚步輕得如秋日落葉的離下樹枝。一刹那，飄飄的蕩在空中。直到萍萍猛轉回頭才聽見那個落地聲，是一個年輕女孩子的小皮鞋接近地面。跟着就是蝶樣的一閃，這一閃動使萍萍即刻站起身，引接到一個座位上。

「姐姐，你猜我背手拿着甚麼？」那孩子把雙手緊背在身後



，仰起小臉帶笑的問她姐姐。
「他不知道是捉來一隻大翅的蝴蝶嗎？」萍萍答這話却是出於無意的。

妹妹笑了笑，笑她姐姐的痴，怎末現在就有了蝴蝶？她想。其實她並沒有這樣問。

「不是，你猜錯了。——不過，這和蝴蝶多少有一點關係。是那個招引蝶兒的……」

「花。甚麼花這時開了？」

「蝴蝶都活了，花還不開嗎？」

萍萍這才想起現在這個春天不過是剛剛開頭，實際上僅是北風變得溫和了，乾土變得潮濕了，枯枝放了綠芽了，小鳥展開翅

膀了。距離真正草長鶯飛的日子還差得遠。那倒不過是她自己心裏的春天而已。

妹妹見姐姐呆了一會，不知道她可想些甚麼，反把孩子的一片熱情給壓下去了。其實萍萍心裏又已經跑了好遠，由蝴蝶到花，由花到春，從春天到自己心地的另一個春天，想到擺在棹子上沒有寫完的日記，心裏又暗暗高興。

「姐姐，你說甚麼花頂美麗？」

「甚麼花？——我說……」

萍萍並沒有想出，所以她沉了許久，只是望着照在米黃色牆壁上的自己的影子出神：長的髮，薄的唇，突出的面頰。及至回過頭來——

「姐姐，二月蘭，開在你的房前石塔下面的。」

妹妹把一隻凋謝了的藍色花朵送進她的鼻尖。

且補充道：

「今天中午就給你留好了，這一天你怎麼這樣晚才回來呢？是——是——是——」

「是姐姐貪玩，一玩就玩了一整天。」她一隻手接過花，一隻手扳起妹妹的臉，注視的望着。小妹妹立刻笑了。笑得沒有有一點聲音，可是萍萍却陶醉在她的無言之笑裏。

過了一會妹妹才問萍萍：

「你說這花香不香？姐姐？」

「不香。」

「誰說不香？我摘的時候是滿香的。」

「不過，現在已經過時了。可是，這却是今年春天的第一隻花啊。」

說罷，萍萍珍重的把花放在書棹上，那本日記的紙頁間。

（未完）

觀畫

吳興華

桌上擺着一張畫——
一個女子跪在墓前
哀痛但無聲的哭泣。
月是朦朧的，霧是朦朧的，
小溪映着霧月的黑天，
流走在柳樹下。

翻過來：「如果你是那女子
我情願作墓中人」
朋友啊，現在你已在墓中了！
但你心中的女子呢？
她也許流落在異鄉的水濱，
淒惋的聽枝上的啼鳥；
她也許正跪在另一座墓前哭泣，
哀憫着另一個人的死！

生前的一切原是靠不住的，
我甚至不清楚你的墓在哪裏。
你生前羨慕古人墓前掛劍的友誼，
不知道你是否仍有聞雞起舞之意？
如果我掛劍在你墓前白楊上，

還是只希冀着一個女子的哭泣？

悲哀和憂慮都沒有了，
此後我也要到異鄉去流浪，
想我倆一生就像過客的匆匆，
『死』不過是小店中一夜的安息，
我就怕那兒的青春也是短短的，
像我們這兒易逝的春天一樣，
或者那兒的女子也祇會輕顰淺笑
而沒有死後仍是忠實的愛情。

幾顆亮星

黃軍

幾顆亮星下，
有無辜的人，
只是一根繩，
索來了犯羣。
世界的盡頭？
腦後的混沌？
都不必顧慮，
等放出靈魂。

誰都有一縷，
聯命運的線，
幾顆亮星下，
要被人振斷！

殘年

吳興華

殘年的風雨吹着我，打着我
一把傘我獨自步行在路上；
想念着家鄉聚燃禾稼的火
薄冰的河，都能給我以惆悵！

啊薄冰的河，河的薄冰之下
應該有濺濺奔流的寒水吧！
正如冷淡的少女們的心靈
在深處蘊藏着隱秘不告之情。

而我是在臘月的風雨之中，
想念着家鄉的積雪之山脈，
在西方當傍晚時，天色初晴
形成一道幽幽如夢的顏色。

家鄉的冬天是可愛的懷念，
尤其是當我獨自吟哦着詩；
肅穆的打着傘先入了黑暗，
同時念起故鄉一個少女時。

同類的手掛？
掌裏的刑典？
會迸出脆響，
宣一聲清判！

入靜的野原，
有柳影孤淡，
幾顆亮星下，
有大批羣犯，
都咬緊秘供？
等頭骨成片？
全憑司刑手，
發一顆冷彈！

(紀念幾個別去的朋友)

酒

洛迪

飲罷！飲下那苦澀的汁液，
醉着的人未嘗不想到酒的苦味，
清醒後的更多的辛酸；
但心神恍惚了，
不再看清這是一杯苦水；
忍着心的痛楚，未安慰說，
這是多麼甜美的甘露呵！
心兒飄搖在一醉裏，
一陣狂笑，騙自己說，
我得到安慰了。

一，一九四〇。

先生——幫幫

戴推

「先生——幫幫！
幫個店錢——幫……」
這串哀求的悽響，
蒼啞是老人的嚦？
送到北風裏顫抖，
在深夜！在深巷！

「先生——幫幫！
幫——是救我倆……」
老人提着隻小手，
不滿二尺的孫郎！
喘動着花白鬚兒，
追隨富人的衣裳。

「先生——幫幫！
我年紀老死倒好，
可憐孫兒沒有娘！」
這一聲送着一聲，
感不動富人的心腸，
北風裏有「幫幫」的續響！

這黑夜忘帶了目芒，
幾顆遠星也收了光！

老人追隨着青緞袍，
北風裏溜轉着哀響，
是蒼啞夾來的哽咽？
只求生命留到天亮。

抄一九三九年拾月作

詩人

沒有人能再輕飄飄地，
彈奏着他的和諧的歌。
誰要是拿起了詩琴，誰就給
自己負上了極重大的工作。
假如，心頭只能歌唱着
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歡笑，
世界並不需要你，還不如
把你的詩琴一起摔掉，

——Petofi

詩人

不止請你謳歌天上的樂園，
行道中也須時時看到自己的邁步，
一段尋思，一片風光，一齣人生的活劇，
你要扮演可試試踰下去的脚力。

詩人，先不必把彩繪的顏色想着迷人，

寫生

厲卿

累跛了雙足，跋涉

永恆的圓周。

心音計量着路途，

時光的年輪畫得更深了。

淚滴溜入撲滿。

鏡中眼球噙着琉璃，

沖亮了紅絲的眸子。

水銀迸出燦爛七色。

萬物又披上銀灰線條，

黑像依然漆得似炭。

牆角裏火光石觸起光芒，

佇待天邊羣星的出現。

長夜陪岑寂默立，

沈悶伴孤燈獨飲。

黃蕊捲入苦波的漩渦，

焦灼中，心上撥起憂鬱之火。

二，二六，四〇。

夢想的翻騰，我與人的認識，迷了自己。
不自知中唱一段激勤宇宙的高歌，
歌聲壓住了人間的喝彩與煩惡。

熱光在暗海上躍動，泛湧着生之潮汐，
有層層波瀾表象着天海咽泣。

泛一隻靈魂冒險的孤舟，
向青冥浩渺處吐一口真誠的太息。

詩人，聽蘆荻間的秋聲，鳥啼在深谷寒枝，
如今多少人失掉了古老的幽趣。

聽，是一陣海上旋風吹打着大樂的繁音，
夜夜爭奏，在昏朦中急催着朝曦！

——王統照：夜行記

詩的話

詩人應該有愛現實和了解現實的心情

——哥德

一種有憑藉詩才能達到的社會任務的存在。所以，
必須有一種社會的「使命」。

——馬耶科夫斯基

真的詩——永遠是心的詩，永遠是心的歌詠。雖偶
然也有哲學成分，但大體地說，發議論總是可羞
的。

——高爾基

夜歸

林風

一個不甚寒冷的冬夜，我從野羚家告辭走出來。

轉過一條曲折的小巷，是一道淺淺的溪水。在這夜色的籠罩下已辨不出是否已結冰了。溪邊柳默默的站立着，失去春日的密葉，且在這淒涼的冬夜，它也感到寂寞恐懼麼？

於是眼前又展開另一幅圖畫：溪水靜靜的流着，柳樹低低的垂着枝條，密葉幾乎拂着浣婦的鬢髮了。時時於清脆的笑聲和砧杵的搗衣聲傳上岸來。……這樣的回味着往日的景象，慨嘆着時間的替落，突然感到一陣不可抗拒的寂寞的侵襲，如一滴冷露注入我心裏。我連忙大步的從橋上走過。

走盡這條街，迎面是警察路傘靜靜的站立着，紅綠色的指揮燈遲緩的變換着顏色。

再往前走是一片疏散的樹林。在昏黃的電燈下，樹枝的影子倒在地上像一片雜亂的荊棘。當時我在地上癡立了一會，待至看清是一些樹枝的影子時候，我就又匆匆的向前走了。

十分鐘後我已完全走出了這片樹林。

一個燈光在我的前面，在奔馳着車馬的街道之旁。無疑的這該是一個小販的担子，一個夜食的叫賣者，但是我怎麼沒有聽到他的叫賣聲呢，我又發疑了。走近了，果然是一個小販，是一個賣糖果的，賣者是一個瘦弱的老人。担子正放在一家門口，有兩

個小女孩子購買着。「你們爲什麼不應當是我的兩位小妹妹呢！」我幾乎說出聲來了，因爲其中有一個很像我那已經逝去八年了的姐姐。

就在我走到她們身前的時候，她們一齊走回門內了，大概已經滿意的購得了許多糖果了吧？我問那老人有莞豆粥沒有，他說有，我掏出幾分錢，換了熱熱的一碗在担子旁邊吃着，一邊聽着那老人對於年月發出的感慨。

吃完了一碗食物，彷彿有一股熱力貫入全身，我足下的脚步更快了。

在一條距離我家不遠的小巷內，我看見一個小販和幾個洋車夫在一盞暗黃的電燈下閒談，那種說話的口吻親切坦白得使人羨慕極了。因爲我們都很熟識的原故，那小販招呼了我。我在那兒停留了一會，直到他們把話題從閒談轉到正經，說到年月的不好，食糧的昂貴，我才從那兒走開。

我真應當快一點走了，白髮的老母已經等得焦急了吧？再轉過一條短短的小巷就是我的家，在那兒有一個舒適的安息等待着

我。
(本文作者與某半月刊「農家女」之作者並非一人，因恐有掠美之嫌，特此聲明)

吳瑛與其「兩極」

夷

吳瑛，或者是個生疏的名字，但她和蕭紅——至少是蕭紅——是同樣的值得記下的女作家。她們有相同的性格，相同的氣魄，不過後者曾在我們的文壇上留下過腳跡；而吳瑛則是始終在開拓着另一個角落的文壇，這角落有時候是為我們所否定的，但吳瑛之價值之不能被否定，正如這個角落的文壇之不能被否定一樣。

吳瑛的作品有一個特殊的性格貫通着：她保持着客觀的態度，不和她的造型人物發生戀愛，也不同情，只是把小說的材料冷靜的紀錄下來，表現於其整個的作品之上的，只是她的人物的正確的浮離這性格強調着他的獨自的作風。

她的作品之素材的範圍沒有很廣，她的人物與事實多是遺留在時代後面的，她寫出一些極為平凡的生活的故事，這平凡寧靜的生活是普遍的及於這大陸的，她生活在這平凡的環境，接觸着這些，這就是她全部的生活經驗，把牠們寫成小說，如一般客觀作家那樣，原是很有理由的，如此，我覺得她忠實於她的生活的背景寫作，是較為更有意義些已說：「她周圍的一切，賦與了她以寫作生活的條件。」

吳瑛的作品的另一徵候，我們可說是她的人物的真實，她對於人性或事實的觀察，有着女性所有的敏感，由近距離獲得到較重大的結果，而現實生活所含有的意義不會比她的結果的意義更多，她所寫的人物，都是殘存在這社會上的幽靈，這幽靈之存在是為我們所知，所見或所有的，

或為人們所感應而不能說出的，她把牠們記錄下來，得到一個正確的輪廓與靈魂，她這優秀的手法，普通的表現於她的作品裏，在「兩極」「新幽靈」「錢四嫂」「望鄉」等幾篇裏，更強烈的表現着這風格的美麗。

她的作品如果說是在我取一個時代下的整個社會的一個動的或靜的片段，那末，她的技巧是很成熟的，她的作品雖然沒有郁馥濃豔的色香味來誘惑讀者，沒有狂熱的情感來激動讀者，但是却如一幅光綫與角度都好的攝影，這組合只是一件事情的敘述的完璧，畫面上沒有批評。

她的人物常要寫得比真實的更壞一點，是因為她的作風是這樣，其實這誇張的描寫，是要使她的人物更典型些，但是亦正如是，她的人物在看來常是拔出於畫面，因此，論者是批評她「沒有把這人生與整個社會體制連繫起來，」重視其人物而略視其社會背景，這是吳瑛的作品特質，她的人物雖是居留在這個社會上，而牠的生活意義也正是這偉大的社會背景所給與的，但牠的活動却與整個社會相隔離，而相益遠，這些人物多是蜷伏於自己的人生的觀念裏，離開世界而獨行，她雖有時也把牠們送到世紀的尖端，如「女叛徒」中之李萍，但牠們還不免只是與惡化的封建的環境的迫害掙扎，而不主張改良，牠們不能成功於是牠們終於是失敗的，屈伏的，她是一個「否認」論者，「望鄉」這是一個優秀的短篇，這篇的主角是一個河窰型的人

物，回到闊別十年的鄉土，當他看到一些失敗的事情，便離開那裏，這可以代表她的這種觀念傾向，她不顯示光明。

她的文字不像普通的女流作家的那樣超向於耽美，與協調的辭句澈底沒有技巧，但是我承認她的單純而有力及其餘裕的魅力，這是另外的一種美！

歲月緊緊地扯住人，由青春到暮年，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往前進演着，於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生裏葬送過青春的老年人，在詛咒着又一新時代的人們，新的人們又在唾棄舊的存在，世界沒有毀滅的一天，有新的產生，即有舊的毀滅。

際茲吉時良辰，亦最壞之時，是智巧之時期，亦愚拙之時期，是求信時代，亦失信時代，是明光之節令，亦黑暗之節令，是如春日之希冀，亦如冬日之失望，我們有一切，我們亦無一切，我們可上躋天堂，亦可下墮地獄。

在相似的時代間，這兩句話，有同樣的結構，亦同樣的有力，看了前者，好像不是女人寫的。

她的短篇集「兩極」於去年出版，這一本小書裏面包括「兩極」「望鄉」「新幽靈」「錢四嫂」「女叛徒」「新幽靈」等十個短篇，這是一部紀錄新舊時代交流時期的被屏棄的人們的活動，同時亦「解釋了現在人間的觀念」的成

吳瑛還有着豐富的年紀，這是一位最可期待的作家，在此，我將她介紹給我們

燕子

梁 雯

春風，正像白頭宮女箱底下一件舊的綺羅衫兒，一展開，一吹動，便惹起不少的懨懨的情緒；細雨，則如暮年漁夫一張破碎的網，一滴落，就帶來無限的哀情。住在一座敗落的古廟裏度着遲遲的長日，總是推不走灰懶，免不了頹唐的。也曾開了窗兒閃了門兒，希圖消失些積久的鬱悶，但看見眼前這片寂寞的春色，卻更覺得惘然若失了。

杏樹梢頭才泛出紅潤，碧桃枝上剛着上青綠，垂長的楊柳，在濛濛雨絲中，已由鶯黃變成芳草色了。遠處的天緊緊的印着河水，淒迷低暗，鎖着眉兒似的陰濕；一塊塊的烏雲，在兩邊矮小的茅草房頂上挪脚像一團濃烟，又像一團沈霧，弄得那樣的模糊，迷漫，如一隻妖怪在暗暗的噴吐，是暮的一聲笛響將自己送入了遠年的回憶與渺然冥想的旋渦裏，是悄悄然燕子的低語啾啾，又把我喚回來了。

牠翩翩的旋着圈子，輕飄的掠過了窗兒，向屋內探了探頭又徐緩的飛去了。似乎要告訴我些什麼，也許是囑託，也許是慰藉

，但轉身卻向着東風低語半句，像潛唱，又像暗地裏獨自呻吟似的，毫無依戀不加低徊的便消逝了。的確，牠是與每個人都曾經相識過的。去年的影子，還未從心頭抹去，今年早早的便又來了，我忘記不了牠，那靈俏的飛舞，那玲瓏的身材，那嬌柔的軟語，那可人的色相，又加上這麼多情的來去。往年，似乎牠也曾爲我添了不少的韻雅，帶過不少脂粉的薰香，幫助我做過不少美麗的夢，說過不少甜蜜的囁語，可惜那些韻雅，薰香，倏而便風流雲散，那些夢，不久就都破碎不堪了。而今，再看見了牠，就像覺醒後突然看見睡夢裏的景物一般，馬上便引起來一個清冷的懷抱。在牠，或者懷着滿腹的舊話還要與我重提，或者帶來了重新恨，怕我淚零故而逃躲了。在我，則被這苦人的春寒逼迫着，隨了牠飄飄的暗影，迅速的就陷入一個無可奈何境界了。這境界，是悲切，是辛酸，是纏綿，是徘徊宛轉的慘傷。那麼，我便再也不能不埋怨牠了。埋怨牠來得突兀，去得無禮，爲什麼不伴我一刻，馬上便掉頭藏匿了。

本來，在往古是有不少的人恨過燕子的，我想在月下，或在遙遠的未來，也一樣會有些人去痛恨牠。試想深閨獨守的少女，樓頭徙倚的嫠婦，浪跡天涯的遊子，或一鞭殘照的行人，春來時，在無聊懶的尋思中，在凝眸痴坐的眼淚裏，在默默懷人暗數歸期的想念時，瓊簪劃破，羅帕溫濕，狠狠的閉上眼睛，猶捉摸不住一絲可惜的形影，而牠確終日毫不憐惜的啾啾私語，款款私磨，盡情的挑逗，不識煩憂的影影雙雙，偏而又泥住在家家的梁上，不真的有些太難爲情了嗎？牠給與了你一個沉長的回憶，同時就是些悽悽的感慨。多少人的幸福都無端的泡滅了，只賸下兩腮淚痕，一腔幽恨，而牠卻依然在溫情中間度，且有意似的向你拋丟些美滿，真算是既可妬忌又可詛咒的了。

但是，牠也接受過許多人的愛護，披戴過許多人的歌咏，替許多人做成過無限香艷的情趣。倚紅偎翠的男女，茜紗窗下的鴛鴦，花徑柳蔭中的情侶，倚馬斜橋的年少，以及一切被愛情的火苗燒得昏迷的雙雙倩影，熱戀中，在狂吻時，在初次的擁抱後，在說不盡道不絕的情語喁喁裏，或在水晶簾下看梳頭的當兒，若聽見了燕子的呢喃，不成了交響樂的演奏，看到鳥兒的情殷，不成了他們的象徵了嗎？雖然是在一刹那幸福的停留中，確感覺到牠是

天使的化身了。

愁苦也罷，悲酸也罷！在燕子，牠仍舊是一年一度的來。去來既無端，去又渺浪；說牠無情，春雨一灑，牠便日日不休的戀留，說牠有意，秋風一吹，牠又踪影不留的隱沒了。拋得人落寞冷清。無論怎樣，我想：『燕子：你還是常住些兒吧！雖然我已經理怨你好久了，但在墳墓裏住得太久的人，總還需要你幾聲啾啾安慰這孤寂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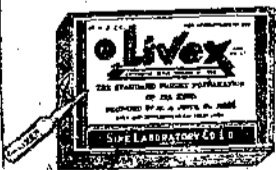


閣下
春風
滿面
前途
無量

不錯，
正是我
力弗肝
啦！

力弗肝

片劑
注射劑



力弗肝是動物性補血藥

力弗肝 能補血
服之者 百無失
見於面 形於色
身體強 疾病祛

人人愛服
人人應服
人人可服
人人喜服

補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各藥房均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馬斯南路二十號

女人的故事

伯仁

「有一個女人，」四公公對我們說：「有一個女人，眼光非常遠大，一切男女間的溫柔體貼她全不懂，她只是……」

「她只是努力讀書？」二弟搶着說。

「她只是努力作事？」三弟又趕忙接過來說。

四公公連搖了兩回他那禿光光的腦袋。眼睛歪露出否認的樣子。

子。

「她只是怎麼樣？」

「她只是怎麼樣？」

「聽你大哥說，等一等。大少爺，你說說！」

四公公看我閉着眼睛凝思，以爲我想他那故事的下半部呢，其實我想的是我自己的故事。然而他既問我，我何妨權且充着懂事的人呢。於是我睜開眼睛又閉上了，假粧沉思的樣子，口裏說：

「別忙別忙！」

他們都沈默了，靜聽我的答復，我則乘此清靜的時間思想着自己的事。然而他們等過了一分鐘的光景，看我不答復，就催起來。

「快說快說！」

「說呀！底下是什麼？」

天哪！我說什麼呢？起初我就沒聽見前半，我僅只聽見了「女人」兩個字，我還能說什麼？可是睜開了眼睛，看那兩眼與四隻小眼正凝視着我。我只好再說沒有聽見了，但又不能知道以上的是什麼。只好也默着他們。

「說呀！那女人只是怎麼樣？」二弟又催起來。

「她呀，她只是一個傻子啊！」

我不知我說的是我心中所想的故事中的人還是四公公所說的故事中的人，我就懂得這麼說，被他們逼的這麼說說。

「對了，她真是一個傻子！」四公公拍着手笑，咧開他的沒了牙的嘴。

「她不是眼光遠大嗎？怎麼會是傻子？」二弟問。兩隻眼睛看四公公那雙像是充滿淚珠的老眼。

連我也覺得奇怪，怎麼我隨便一說就說對了呢？

「她的眼光既大，且又老瞧着遠處；眼光大就是眼光散，直視遠處就是不瞧近處。傻子（猜是瘋子也對），瘋子，哪一個不是瞪着大眼往遠處看的？看呀看的就被腳底下的石頭絆倒了。」

四公公解釋完了這緣因，接着就誇贊我的聰明，說我很懂得女人的心理。

天哪！我何嘗知道他說的前一半故事是什麼呢！我現在已經明白，我是說着我自己心中的故事中的人啊！故事與故事，故事中的的人與故事中的的人哪有一樣的？

然而看四公公鄭重其事的贊許我的態度絕對不是說謊話，這老人最厭惡說謊話的。

難道天下的女人都一樣嗎？天下的故事中的女人都一樣嗎？

四公公又接着說下去：

「又有一個女人……」

「不聽了，不聽了！」二弟捂嚴耳朵，搖着頭像播浪鼓一般。

「又講女人，又是有一個女人！我們都不願意聽了。不說女

人行不行？」三弟也抗議了，且按着了四公公的兩隻皺皮包着的手，似乎想從按手的方法止住了他的嘴。

四公公又咧開大嘴笑。笑，知道小孩子是不懂得這些個事的。也不向他們解釋，只對我使一眼色，態度滑稽可笑。我不知道那意思是說「瞧他們，一點不懂得女人！」或是說「你告訴他們，你說女人很有意思！」但我隨着報之以微笑，也把眼睛動一下。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意思是表示什麼，也不知道四公公如看到我的眼神，他心中以為我這是什麼表示。

三分鐘過去，兩個孩子還不見四公公說，他們以為四公公就



會談女人，叫談別的一定爲了難。於是他們又退後一步說：

「說女子也行，可不準總說那個傻子的故事，說些新鮮的！」四公公也許惱了，不知是因爲惱他倆還是惱別的人，不知是惱「他們以為我不懂女人」正是惱「他們以為我就會說女人的故事，此外不懂別的」。但是他現在的確發怒了：

「女人就是這樣子！她們的故事都是『志向遠大』的傻子！」於是兩個孩子搭訕着走開，四公公打了一個哈欠，爬到炕裏睡覺去了。

◇ ◇ ◇ ◇



生活

玉葆

人與人，磨擦着一種無可避免多方面的相互伏沉，於是有所謂「人事」。有所謂「生活方法」。講到生活而需要方法，自己時常對此憤懣，覺得人好好地活着就好，要的什麼方法？

但近年來憑着一點點脆弱的人事經營，對此終有大徹大悟。甚至我把人與人之間，所昇發事物之衝突的熱情的各種變幻與揉搓，由這之中所產生的，所謂「人情」，我也以之比擬為一支寒暑表，寒暑表所升發的熱力與降低的嚴冷，恰好相當於「笑臉」與「冰面」。自然還得不可忽略那種所謂藏在人情後面的，藉一己的偏見之見地中所操縱的力量。不過這種寒暑表的冷熱功能，在人事上的效用，久已失去先天自然的能力之供獻。因為形成了一點畸形。即是所謂該握手的，無妨在掌心的熱力上加以強鑲硬殼，——自然笑臉是不可缺少的。該揮棄的，先得在過分冷靜的思想，如果既無助於自己的地位聲勢火熾等等，與其放在眼前，時予一貫的笑紋投上一絲抑鬱的感觸，何如擺以冰冷加以迴避。

如是云云，不過說明「人事」在人情中的地位與人對生活的使用方法。我們常常讀到過：「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說法原即不太堅實，但到目下却又等而下之的權為變動，時至今日已經得看看別人瓦上的霜是否較有利用拉撒可能，而後以便掃它一掃，藏之樓閣，尊若珠寶或天神。以為司機應運而用種種。

關於這一點，大體上講來，因為了生活上之畸形的豐盈，或為了給予生活上一點裝飾。或也殆屬自然的趨勢，有時自是無非菲薄而自有其亂真之感之應有現象不過到後漸漸所謂生活的方法既呈萬華燎亂，比如以笑臉迎人，外面看來和藹可喜，且專以高帽子予一切魯莽笨漢，先使其如飲蕃薇酒露，為的安下一棵簡單單純的心。之後再無妨給一冷箭。倘如一箭成功，背地裏竊竊以為得意者大可引為最大成功。——有人稱此為世故，為「今日天氣哈哈」式的所謂酬世技術。不過大多數皆攜此而為人與人之間

的活動手段，於是大多一種事業，就形成為軟性的了。——這意思就是說，只要懷一點人事上的詭詐，再加使用圓滑不露痕跡，而到後即缺乏真是真非矣。結果事事好辦，事事又不好辦。好辦者，乃係通過了一己的情感之需要；不好辦者，是為了一羣硬手硬腳不懂世故之類之直脖子人，他們忽略本身應做應當以外的適應與變通。事情至此，則沒有不一榻糊塗而缺少真理的了。

但缺少真理無關緊要，要緊的是生活有了保障，事事就一往無礙。於是人事上的錯綜亂什之生活現象，到此已極盡顛倒之能事。也就無怪生活而迫要的尋求方法了。

以前我給人簽過一頁紀念冊，且紀念冊主人以為最好寫幾句生活方法之類的以為警惕。朋友方面，因為意在相互砥礪，為此在全無含蓄之下就給寫着：「人與人之間，既無法由坦坦上經過而直達瞭解，方法也許是無可缺少的。但各希望達到的路程，較為美麗的且理想的，我剛希望你能够放棄了以水面或沙基做基礎的去企圖建築崇樓傑閣。而選山地做基礎，以區區為牆壁。這樣看起來，也許表面粗糙，不耐外觀，但足可經的住風雨雷電。」寫好，朋友跟我笑笑說：「難道你讓我歸真返樸，順應一己見地，凡好的來讚美，不好的就決然加以冷淡麼？」我說：「很對很對。不過這期間自己的深刻修養使先成爲無思無邪是主要且不可少的。」

事過經年，這位朋友有一天顯出焦頭爛額一臉寂寞的抑鬱，劈頭跟我嚷了起來：「一年中我的朋友少了一大半，這點損失，你得負點責任的，不行，我又買來一冊新紀念冊，重新寫。」我聽過後，黯然者久之。似又有一絕大參悟終於我默默的又給他寫了一句：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好一條艱難的荆棘道路啊！

春 蠶

若 薇

星期日去看若薇，這神經質的孩子又病了三天了。我進去她正睡着，消瘦的面容，顯得很憔悴。她的媽媽不讓我攪擾她的安睡，因為她很不容易得到睡眠的福氣；這就是說，她慣常是一個失眠症患者。我悄悄地在她床沿坐下，靜候她的醒來，這時我於無心中看到了她壓在枕下的日記本。

我敢發誓不是有意去窺探她的靈魂的秘密，但因對她的過分的了解以致每每使我自愧缺少安慰她的力量，這是當我翻開她日記的第一頁時的動機。我喜歡若薇，她聰明，她誠實，她有不同流俗的思想和天才，但是我為她的精神的沉痾抱着隱憂已經如是之久了。我總願意我能幫助她解除一些愁苦的情懷，並希望她振作一些，因為在她的前面還有可以走的道路，她不當長此消沉。

以這樣的心情，我讀了她幾頁日記。
這些生活的紀錄，又像是給某一

個人（這在我讀到一半時就已知道那是誰了）的通訊，但我以為無寧說是心的吶喊，魂的呼籲吧。在讀過之後我俯着在若薇的枕上，一滴同情的淚珠滴落於她髮間。

等她醒來，我先向她請罪，她却以那樣親切而淒涼的眼光望着我，在這眼光裏毫無責備的成分。我說：

「若薇，原諒我吧，不是因為我私自看了你的日記，而是因為我這樣長久都不會領會你心的最內層。原諒你的愚鈍的孀姊吧。」

經過她的允許，我把這些日記轉錄在這裏。雖然自起始到現在僅寥寥數篇，但已商得她的同意，從現在以後所記也將陸續交我發表。

至於篇名及每段前的標題，自然是我所代擬。很向若薇抱歉的是：我不該取意於李義山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這過於衰頹的句子。事實上，我却企望她一天一天踏上光明的大道，能够如她自己所說：自漫天的網羅下掙扎出來，不再做命運的俘虜！

琬琬寫在前面。

（一）這苦味的紅葡萄酒

靜靜的夜，到處沒有一點聲息，我早就該睡了，因為明早還要去學校上課。一向苦於失眠，精神的消耗過度，我已是一再地在訓導處的遲到簿上留下名字了。

但是我的心緒却亂絲一樣分解不開，胸頭像充塞滿一種難言的情感。我坐到了桌燈前，默默對着桌上玻璃版下縱橫放着的你的小影，一張，兩張，三張，都是我鄭重向你要求簽了名的，牠們在我這裏保險已有了不少的一段日子。你立着，坐着，總把眉峯微蹙，望着遠方，一個偉大的希望流蕩在你堅定的視線裏。在那上面寄托着我千萬遍目光的灌注，千萬句心曲的訴說。春以至夏，以至秋，流水一樣的歲月裏我該為自己慶幸居然獲得數度和你同遊的機緣，仍管每一次都只剩下難於磨滅的創痕在心頭，而當我看到這幾頁照片上，我們的影子同時存留下來的時候，我會從深心裏感到一縷輕愁以外的笑意。每夜每夜，我對着牠們，我全然無心去接觸我所應為的工作，我在昏黃的燈光下睜眼製造着一片夢景，直至整個靈魂沉浸在那美麗的幻想裏，然後我才睡上床去。而在闔上眼來時，我以最虔誠的意念為你祈求，祈求午夜的酣夢，祈求無量的福祉。

今夜，我却是懷了怎樣複雜的心情坐在这裏。我想痛快地哭，我又想大聲狂笑。想起過去一年多的事情，想起今天的經歷，我開始有些恐懼了，我不知命運將再擺弄我到什麼樣子。是給我幸福呢抑是不幸？快樂呢抑是愁苦？我像漂浮在大海的

驚濤駭浪之上受着無定的顛盪，也許我會突然升起在海浪的高峯，俯視世間一切皆在我的足下了；也許我會突然沉落於萬劫不復的海底，仰望世間一切而自愧。命運這惡作劇的專制的魔王，牠到底戲到弄幾時呢？

但是，你，你這掌握了底命運的先知者，你可也是在惡作劇麼？

對於所曾發生過在我們之間的那些微細到你屢屢忽視了的事件，我的記憶力無疑是特別顯得健全了。我往往化費了多少個長夜去思索，化費了大量的眼淚來暗泣，是就憑你那絕世的智慧也無從知道的吧。這裏我還不忘記半月前那次宴會所給我的的是什麼樣的痛苦。——我原本不預備參加，我和主人沒有過深的友誼，而因了你的原故我才去了。去的時候是和珮姊一道（她是你的鄰居），在大廳的一角分明看見你高傲地坐在那裏，我們走過去，你僅僅立起身來點點頭便又去周旋其他的客人，以後直至夜深你始終不會再來和我說一句話。告訴你吧，這真過分地傷害了我！你豈非明知我是因你而去的嗎？從你午後去出席某一處的座談會，在你的屋子裏我徘徊了一整天，晚上珮姊才來找我回去，但是我所得來的只是冰樣的寒冷。那大廳中水汀的暖氣烘蒸出高貴的香味，而我覺到寒風利刃似的貫透我的心了。我開始戰抖起來，找了一個人影稀疎的角落坐下。我缺乏交際的手腕，我沒有穿着華貴艷麗的服飾，當然我很能如意地從人們評頭論足

的注意之下逃避開來。我獨自一個坐着，珮姊跑來四顧要伴我同坐都被我冷冷地趕開。可憐的珮姊，這好心腸的老實人永遠不能把我異常的心境分析得較為清楚，她只有一次一次奔跑在你和我之間。最末一次她帶來你的意思，說是你請我過去同坐，我立刻用更其冷峻的神色拒絕了，這樣才有了一點好像復仇過後的輕鬆。而這『復仇』，多麼好笑！無非對於無辜的珮姊吧。我如同同一具大理石的塑像位置在那幸福的花園裏，任無可遏止的眼淚模糊了我的眼珠，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最後在樂聲悠揚人們翩然起舞之際我悄悄撤下珮姊離開了那間富麗溫暖的大廳，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我就這樣走出來。外面是深宵的寒氣包圍在清冷的街道，我長吁一聲，提起兩條失了知覺的腿向那恐怖的黑暗之中移動我的脚步；一天的星子，遇圍寂靜，路燈射出慘白的光，照出我孤伶的瘦影長拖在街道上，這時我便宛如沉墜在死的境界裏了。茫茫大地，哪兒是我的道路？我就這樣無主地走下去麼？熱的淚從冰冷的頰間滾下，我忍不住哭失聲了！

第二天我病倒在床上，未去學校，珮姊打電話來告訴我前一夜我不辭而去之後你的担心，會一再怨及珮姊的疏忽。好了，我謝你關切，這不幸的小人物，得到你這一點點好意已是過分的安慰了呢。但病却並不因此就好起來，心的傷痕也不容易彌補，兩星期來打破以往每週去探望你一次的慣例，努力壓制感情的火焰，我要自

己忘掉那一切一切，不再見你，我要自己自漫天的網羅下掙扎出來，不再做命運的俘虜！

可是，是一種什麼力量在牽引着我，使我不能自主地每天每天用盡心思從珮姊口中探聽你的消息，你的生活情況，甚至你不經意的一兩句談話，從這裏面我來決定我每天精神的舒暢或憂鬱。有一次珮姊問我……

「你會聽到說在遙遠的南方尚有×君的忠心的女友麼？」

「是的，他自己告訴過我了，那都是過去了的事情。」我記起你親自毫無隱諱地說過，在你這年青的生命之途上，已曾栽植過六次愛情的種子而始終失敗，沒有得到滿意的收穫，那既開的鮮花會很迅速地凋落下來。

「不呢，是現在，他們還互相給着信息。據說那是×大畢業的一位頗為精幹的小姐……」珮姊認真地說。

老實說當時我真恨了珮姊，這傻子，她不該來刺傷我尚未復原的心，雖說她全然出於無意。不知什麼原故我要被一個並她關聯的人私有的事情來影響，而且影響到如是之深。真個矛盾至此嗎？那一天我陷在沉思裏好久，工作的成績全部是個零，並且被我們的王教授譏諷說：「若薇在想什麼呢？」是的，我在想些什麼呢？真連自己也茫然。

今天又是照例練習O'Brien的日子，我終於在下課後又去你家了。當我輕輕推開

門走進去時，心真又微微跳着。這樣好的天氣，猜想你不會在家，滑冰場將是你活躍的所在。然而這次我却猜錯了，看見你只穿着內衣從長沙發上站起來的時候，我有一種分析不來的喜悅心情。同時又想到宴會之夜的事，我差不多尋不出什麼話才是我此刻所應向你說的。今天佩姊不在家，你的朋友們一個也沒有來，是又如過去曾有過的那樣情景，只剩我們單獨相對了。每在這種情形下我會加倍偏促不安，甚至沒有勇氣敢於抬頭多望你的臉，在那上邊閃動着無可形容的奇特光彩，令我神奪，令我畏懼；當你用眼注視到我，我便如被電光所逼，倉皇地逃遁般地把眼臉低垂下來。

這真是個可紀念的日子，我祝福這日子裏的寶貴的每一秒鐘。

你的神情是從未有過（在我看來）的愉快，彷彿對我的到來表示着歡欣。你曾一再地爲我彈奏你的六弦琴，不憚煩地教授給我彈奏的技巧；從你的指間流露出那樣多美麗的旋律，我開始被音樂的力量所攝伏，失却自主的力量了。而就在這個時候，你遞過了盛有半盞鮮紅液體的玻璃杯：

「來，請喝一點！」

我再不會理會到杯中所盛的會是「茶」以外的飲料，因了主人的殷勤勸飲，遂隨意接過杯子。端起來，却有一種濃烈的香味中人欲醉。

「啊，紅葡萄酒！」我這樣在心裏叫了

一聲，並不立刻就去喝進牠，呆呆地只舉起疑問的眼光來。

誰說你忽略了每一椿微細的事件呢？你才真猜得了我的意思：

「不是正惠着感冒麼？飲些葡萄酒是有益的呢。」你說，仍然浮着一臉平淡冷靜的微笑。

勉強使自己鎮定下來，我將那杯子端向唇邊，不知爲什麼在透明流動的液體中我却看見了一張清癯的臉，冷冷地用那雙銳利的眼拋過來輕蔑和揶揄，還有比冰雪更要寒冷的漠視，我不覺感到一陣徹骨的戰慄！是的，一年多來我從你所得到的再沒有更多的東西了。

這苦味的紅葡萄酒！怕是我的味覺失掉正常的作用了吧？

但是今天的你正如陽光一樣驅散了我心上的陰霾。放下六弦琴你又坐到鋼琴旁爲我彈了一曲 Chopin 的 Nocturne，於是你又告我久已籌備出版的「鋼琴三十曲集」已經稍有頭緒，大約三個月後可以實現了。你說這話的時候，真高興得孩子似的，我也興奮到幾乎跳起來。在你的前面，我看見那一條廣闊的大道是一天比一天更逐漸展開去了。

以後你拿出一副棋子來。我很嗜好這種遊戲，但我屢次敗北，勝利總是屬於你，一直到天色暗下來，我們都忘記開燈。突然，石君悄悄走進來了，提着他的 Ma-ndolin：

「啊，加入加入！」這位先生永遠是帶有幾分幽默氣味。

你仍是冷靜地笑着過去捻開電燈，在燈光下人似乎才從窒息裏喘出一口氣來，我把散漫在矮几上的棋子收拾起來放到小書架上，順便拿起座鐘來看看是什麼時候了。

「怎麼樣？走嗎？」石君正用鋼琴的標準音在定他的琴弦，你就這樣有意地問我。其實何須暗示呢？我清楚地曉得每星期的這一晚在你這裏差不多總有一次音樂的偶集。那些負有聲望的名家，以及散佈在這古城的每一角落的學生們，他們欽慕你幾至瘋狂，常用一張對於你全然陌生的名刺把自己介紹來靜靜地聽你一奏。因之在你這一晚間，「座上客滿」已經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

你的困難，我都願深刻地了解和原諒，一切只要你適意。我告辭出來，你送我到大門口，將要說「再見」時又像想起什麼事情，那麼微微沉吟了片刻，說：

「如若方便的話，前次所說的琴弦請替我帶一根來。我這邊頗不易尋着呢。」帶着一點不可捉摸的飄忽的希望，走在歸途，我輕輕吹着口哨，記起 Gothe 的話：

「我精神中一切混亂和黑暗都散去了，我又自由地呼吸起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從「孔雀東南飛」說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下)

劉佩章

但從古至今，除去鳳鳴於岐山的故事而外，見着鳳凰的記載，只金史五行志說：

「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十聖台，有大鳥十，集於台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頰冠鷄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鸚鵡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凰也；命工圍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這一齣百鳥朝鳳，真演的有聲有色。鳳凰的形式，和古書所說，連一點也不錯；只可惜有些兒說露了餡。既然說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那麼大鳥差大，也不過五六尺吧？而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真不知牠是怎樣衝來的。一之已已，而又加上一

個皆字，還說魚骨蔽地；且糞跡數頃，真是天大怪事。並且鸚鵡之屬，竟敢前來搏擊，真也大熬風景。事實上也就是王欽若天書之流，飛來的正不知道是孔雀，是駝鳥，甚至於是吐綬鷄都未可知。

其次便是兒女英雄傳安老爺在天齊廟看見的那對鳳凰(孔雀)了。

還有聽說若干年前，我家寄籍的淮安府，也飛來了一隻鳳凰，縣官也要以祥瑞上聞了；不幸的很，却是東撫張漢仙花園裏的一隻孔雀。

關於鳳凰的事情，既教我如此失望；我真懷疑鳳凰莫不便是孔雀吧？心裏想，何妨也找一找他們的相同點呢？那知不找則已，越找越對。現在把那些證據寫在下面。

第一：我們大家都知道，鸞鳳是對稱的名詞；而王會解；「方人以孔鳥」的註說：

「孔與鸞相匹」

照A等於B，C也等於B的公式，當然鳳凰便是孔雀。

第二：據郭鼎堂卜辭通纂四。九片鳳字作鸞像奇鳥形；本是鳳字，卜辭假借作

風。其字形的構成，從凡從鳥是很明顯的。準此，我們照他的組織法寫孔鳥，便成鸞，兩字之差，真只一問耳，太有傳寫錯誤的可能了。所以鳳凰可以是孔雀。至於鳥和雀，本來都是象鳥形，根本沒什麼分別。

第三：百夷譯語中，也有漢字鳳凰兩個字，譯音叫奴哈浪。最初以為是一個新字，而奇怪何以也叫奴什麼？以為奴或者便是鳥；但經翻查的結果鳥雀自叫做 *nu-ku* 奴仍是一種鳥的專名。同時更發現譯語中燕子叫做奴燕，而哈浪實只是鳳字南方音的切音；奴哈浪便是奴鳳。因知所謂奴燕奴鳳者，都是中國通事們造的字，在奴勇後面加上一個漢音所成；這例子在各種華夷譯語中真要多多少少。不過藉此我們可以知道奴勇或奴是西南原語，而奴勇與奴的分別，又大概是陰陽性語尾變化之差。因為可以理會到奴便是鸞字對音，奴勇則是鳳的對音。所以孔雀便是鳳凰。

第四：魏書西域傳說龜茲國多孔雀，拳乳如鷄鶩。梁周捨上雲樂辭又說：

「鳳凰是老胡家鷄。」

所謂西域的老胡，以時代和其他種種關係條件推論，十之八九是龜茲胡；便不是龜茲胡，也是康國安國，總之不出西域那幾個接壤的國家。爲什麼這一代地方，既養孔雀當鷄子，又養鳳凰當鷄子呢？當然是指的一種東西。不過或名之曰鳳凰，或名之曰孔雀吧了。因知孔雀和鳳凰是一物異名。

第五：西域傳說「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王保彥堂集古錄中齋銘文又有：

「中乎，饋生鳳于王。」

郭沫若說：「言王呼中饋，以生鳳也。」；饋生鳳而刻銘於齋上，當然是紀得異味。於是知道周人是吃鳳凰的，而周人又正是西來的民族。因知孔雀鳳凰大概是一物異名。

綜合以上搜集所得的證據，共有五條。倘再牽強附會些兒，不但孔雀與廣韻所載鳳凰形式完全相同；金史鳳凰從西北來，「孔雀東南飛」的孔雀也從西北向東南，也未嘗非其相同點。不過不能引作證據吧了。

五

同時我更想到，鳳凰既然便是孔雀；那麼論語：

「鳳鳥不至，何不出圖。」

又怎麼講；爲什麼「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聖人便歎息說：「吾已矣夫！」呢？據已知事實解釋如下：

關於鳳鳥，無論他是不是孔雀，總也是一種西域食品，鷄鶩之流。孟子說：

「文王西夷之人也。」

近來大家也說周民族是從西方來的。則所

謂鳳凰正是他們家鄉的土產，和清朝人看長白山的雉雞松花江的白魚差不多。所以鳳鳥不至的意思，便是：

「國運衰危、道途阻塞，我們老家已經不能送鳳鳥來了。」

至於「河不出圖」呢？第一先得解決河圖是什麼？雖然劉歆說便是八卦，張南軒說是與易之祥，魏鶴山說是先天圖；先儒後儒，各執一說，總嫌不易捉摸。只黃黎洲先生易學象數別論圖書篇說的好：

「六經之言圖書凡四。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禮運曰：河出馬圖。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由是而求圖書之說，從可知矣。聖人之作易也，一則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再則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於地；於是始作八卦。此章之意，正與相類。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吉，觀天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俯察於地也。謂之圖書，山川險易，北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

河圖猶今之黃冊孔子之世時，世莫宗周，列國各自有其人民土地，而河洛之圖書不至，無以知其盈虛消息之數，故歎河不出圖。」

真是卓見。我再給他補充一些材料。便是穆天子傳說：

「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憑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

其後河宗柏天又迎天子於燕然之山，天子大朝于黃之山，披圖視典，觀天子的寶器。而後：

柏天既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

確證明河圖便是黃河圖經。於是我們對「河不出圖」這章書得到一個別解如下：

便是根據周人開口我諸夏，閉口我諸夏，一說噎戎殷，再說噎戎殷；和古民族的移動都是逐水草而居的事實。及以上種種考據，知道周民族與夏民族確有相當關係；而河圖河典便是他們由西方東來的地圖和記程文字。一向河宗氏保管着（河宗氏或者是夏後。）周自太王居邠後，大概便沒回過西土；到穆王時，天下太平，坡圖視典，由河宗氏領路回故國去看了一看。同時，西土的祖國，也還時時送一些家鄉的土產（鳳凰）來；這是周的黃金時代。等到孔子時，經過了東遷，西土被戎人侵沒，西路已斷。送鳳凰的人當然不能來，河宗的河圖也不復得見，真是王道淩夷；所以歎吾已矣夫。所謂吾是指的國家，並非自指。

六

以上共解決了四個問題；但却是率爾成篇的東西。材料也不過是就記憶所及，並沒有再去找多少書。是遊戲文章，是思索初稿的紀錄，並非論文，更非定論。論證中可攻擊處尚多。因爲很有趣，姑且寫出來徵集材料。希望天下故事者幫助我自己完成立四小篇論文。倘有人說：

「你全是胡說」

我當然也洗耳恭聽；但他倘沒有具體論證提出，則請他回去讀一讀孔老夫子的：

「子絕四；毋竟，毋必，毋固，毋我。」

春的錯

訊 鴿

北海裏，微溫的水沖開上面的殘冰，漾出深綠色的笑紋，擁着點點灰鷗在悠悠的水上漂浮，清晨的陽光剛照亮了北平圖書館的綠色樓脊，茶房們開始佈置遊人的茶座，園丁，苦力們都已工作完畢，肩着長帚鐵鋤，從漪瀾堂的迴廊走過來，這一羣散漫的隊伍，走着粗重的步伐，逼笑了聲音唱二環，他們的歌聲像是悶火爐上煮着的幾個水壺，嘶啦啦地叫着。突然嘶啞的聲音停止，最前邊的人站住，喃喃地說：「怪！白天，大早晨的，就打野食！媽媽的！」後面的人順着他的目光看去：在海邊，緊貼石欄杆，

站着一個穿深紅大衣鮮紅旗袍的女性，背着身子，俯着頭，像是看水，老園丁眯着兩隻眼睛看了一回低聲嚴重地說：「不是鴿，許是個尋死的，趕快，報告警察，攔着她。」他們加緊了脚步，故意擦着石欄杆走，但是那女人頭也不回，動也不動，年輕的人不免又浮燥起來，從她身後走過的時候，放着嗓子大聲唱：「只見那小佳人兒，手托着香腮，愛，愛，叫一聲，小妹子呀，有什麼心事，快愛，說來咳，咳……」彷彿是這醜陋的俚詞發生了力量，她的兩腳慢慢移動了，插在大衣袋裏的右手也摸索着，最後掏出一封信來，這時陽光由樓脊退到海波上，漸漸由海波漫過了石欄杆，她轉過來對着陽光，展開信默然讀着：

「散紅：得到你的消息，我不知是賀你還是笑你，人生過程中，有許多路，那一條路不是直通墳墓？何必走毀滅一途，但是，你也許能標新立異，我時時為你這樣祝禱着。」

我不願見你訂婚，將來更不去參加你的婚禮，我們從現在，

要分手而行了，也許是背道而馳，誰知道呢，也許你成功，我失敗，但願命運之神同時看顧我們，如果你願意永久紀念你的朋友，明天早八點去北海第十二個欄杆處等我……」她看到這裏聽見一種沈重的聲音說：「不要緊，準是等男朋友的！」她的臉有些發燒，抬眼看見兩個警察走遠了，還不住地回頭看她，她心裏一時憤怒起來，背過身去，剛要接着看信，有一種極輕的脚步走近了她，緊接她的後背有人重重的打了一下：「喂！」

「璞，你是怎麼一回事？來晚了，還嚇人。」她趕快回過身來抓着璞，就打着說：「你這個怪人，氣死我！給我寫的這什麼怪信！」

這個寫信的人，像服裝裝都很庸俗，笑起來非常呆傻，一句也不回答她，只是望着她傻笑。

「笑什麼？我知道，你輕視我，我問你，結婚是罪惡嗎？結婚是不純潔的嗎？」她一連氣的問她，過了幾分鐘，才得到回答：

「你覺着好，就好，」頓了頓，「你出來，你那位萍哥知道嗎？」

「知道，他看了你的信了，直罵你，」散紅把信又放在大衣袋裏說。

「真糟！……」璞說。

「走，上白塔上說去，」散紅拉着女友的手想走，

「別忙，還有一個人要來呢。」

「誰？」散紅急急的問。

「我從家裏出來，坐電車，電車上的人多極了……」

「你快說，誰要來？」她說着打了撲一下。

「你別着急，聽啊，我在電車上碰見鐘達仁了，他問我上那兒，我說上北海……」璞說到這裏，散紅早已不耐煩了，於是接過去說：

「你就告訴他說，我在北海，是不是？我不願意見他！」

「你不是愛他嗎？」

「因為愛他才不願意見他，你想我下午就同依萍訂婚了！」散紅說完了，惆悵地望着天空。

兩個人都在寂靜中沉思，璞，扶着石欄杆看那隨波起伏的海鷗，又有一雙一雙的燕子在水上飛翔，雜亂的脚步聲時時從她們的身邊響過去，遊人們漸漸多起來，

「你們還在這兒呢？」洪亮的聲浪衝破了寂靜，依萍早已站在散紅的近前「走吧，回家，」璞，回過臉來向依萍點點頭，然後對散紅說：

「該走了，從此分手吧。」她不等回答，飛快地順着石欄杆走遠消失了，散紅喊她，絲毫沒有聽見。

「你以後少同她來往，」依萍說。

「……」散紅沒有說什麼，只是悶悶地瞧着地。

「走，到漪瀾堂去玩一會兒，方才我一進北海後門，遇見一位小學同學，新近從南方來，我們談了半天話，彼此說了說各人的事，我已經告訴他，我要同你訂婚了，他想見見你，現在就在漪瀾堂等着呢：」依萍很高興地說着要求同意。

「我不見，我又不認識人家！」散紅雖然這樣說着，却隨着依萍向前走，並且不斷地向後看，好像失落了什麼東西一樣。

「不認識，怕什麼，有我給介紹呢。」

漪瀾堂前的茶座早坐滿了人，依萍伴着散紅一直向人密處走

，走到一個棹前站住，對散紅說：

「這位是鐘先生，」散紅心跳着行禮，不敢看這位客人，這時鐘達仁早已站起來，臉色慘白，依萍又指散紅對鐘達仁說：「這就是我剛才告訴你的那位楊小姐。」

鐘達仁點點頭，抓起帽子說：「對不住，我還有別的事。」

「忙嗎？我們多談一會兒，」依萍毫不覺察地說。

「是忙，等你們結婚的時候，我一定去喝盃喜酒。」

「當然，得請你去，我們是多年的老同學！」我們這些人的生活都要變化變化了，你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

「我麼，我的生活永久沒有變化，」鐘達仁說到這裏長歎一口氣，「真想不到，我離開北平一年就有這麼大的變化！」散紅低着頭躲在依萍的背後，她的心弦顫抖了。

「是啊，老郭會從教育界跳到政治舞台上，誰也想不到。」依萍說到另一位同學很感慨，鐘達仁再說不出一句話，悲酸的淚深藏在眼裏徘徊，他的腳失去了全部的力量，一寸也不能移動，兩耳充滿轟隆的聲音，白色的棹面在他面前旋轉起來。

「怎麼，你不舒服嗎？」依萍發現他的慘白臉色，和他呆痴的神氣。

「沒有什麼，我覺着這裏太冷」鐘達仁頹然倒在椅子上。

「你不應該穿的太薄！」依萍走去摸摸他的衣服。

「你不要怨我，春天應該有溫熱。」他的頭垂在胸前微弱地說。

「你還是從前那麼固執！剛愎！」依萍拍着他的肩。

「鐘先生說的對，都是春的錯」散紅從苦悶中掙扎出一句話來，但是鐘達仁早已失去聽覺的官能，依萍茫然不解地看着多年的故友感到一種驚恐疑慮，這時，嫩春裏的軟風，從海上吹過來，在他耳邊低語着過去的故事。（却酬）

「童男」

林孖作文
洛明插圖

蘇聰坐在檯子旁；眼睛直睜着他的好友張無跡和一個蛇一般的舞女旋着；動作比任何一對都快一些，兩個緊緊地抱着，身軀是挺直的，好像一個一個的小孩子們玩的螺絲鑽，在那裏機械地旋轉着。

音樂停止，張無跡和那一個蛇一般的舞女才拖着疲倦的身軀坐下。

「你們的頭如果是暈的話，我這裏有『萬金油』！」蘇聰這樣地向他們逗着。

那一個蛇一般的舞女反對他的諷刺；馬上要他陪着舞一次。

等到琴師又發狂似地，激烈地搖擺着他的頭的時候，兩個也同樣地變成了螺絲鑽。

「喂！你怎麼剛才不和我舞？是不是怕無跡不高興？」那一個蛇一般的舞女站起來，偎在蘇聰的懷中，將她底鮮紅的指尖投入他的手心，媚着眼睛問。

「絕對不，不過我還不認識妳。」

「嗯？沒想到你這樣嫩！啊！是啦！我常聽到無跡講到你！」

「他講到我什麼壞話嗎？我們可是好朋友。妳能說謊話離開我們！」

「那末我不說就是啦！看你一點都不相信我！」她把他腰際的那隻手盡量地靠緊，使他有些窒息，然後：「聽！我這樣叫你好嗎？」

他的脚步有些亂，他底心絃便微微的跳動起來：「好！隨便妳叫我什麼都好，可是妳必需告訴我無跡在講我什麼？」

「您這麼厲害我不敢說。」她忽然間對他說您。

「好小姐！我真要急死啦！」
「呦！呦！」她在盡量地把奶貼近他的胸，她覺着他的心弦的震動，彷彿很有把握似的；「聰弟弟！你別急，我自然可以和你說，但是你必须叫我瑪麗姐姐！」說完，她在印着鮮紅的唇印在他底漿褶的襯衫上。
「好！只要妳肯說，讓我怎樣都可以。那麼我就叫妳瑪麗姐姐！」

「不，你心裏一定不高興，我讓你笑着叫我。」

音樂在收尾，全場的電燈又在通明。

「小蘇！咱們的舞伴怎麼樣？」回來坐定了，無跡這樣問。

「小蘇一定要罵我！」瑪麗這樣和蘇聰逗着。

「那可不成，回頭妳得哄好了。」無跡也在打趣着他。

音樂剛才起始，小蘇馬上又和瑪麗旋向場中去了。他勉強的微笑着：「瑪麗姐姐！」

「喂！」她差不多把整個身軀都偎靠在他的身軀上，簡直要變成一個。腿也彼此地交叉着：「我和你說，你可不要惱我，他說



你是童男，是不是真的？」

「瞎說白道！這是從哪裏說起？」

「你看你着急了是不是？沒有這樣的事情也沒有關係。何必生氣呢！」

「不是和妳生氣！我只怪無跡爲什麼連這樣的話都和妳說？」

「那麼你一定是童男啦？」

「妳不必問這些事，妳又何必這樣關心我？」他底確有些惱了，因爲他怕任何人說他是童男，一提到這樣的事，他就非常不高興。

「我關心你也有不是嗎？你知道自從他偶而提到你是一個藝術家，爲人也很誠實，只是找不到一位合適的太太……這些話以後，我就長追問他關於你的消息，所以我知道了你是童男；而且我也確信你是一個童男。」她底頭整個地僵在他的胸懷裏。

「可是妳爲什麼關心我？」

「因爲你是一個童男。」

「我真不明白妳！」

「那麼明天在打烊的時候你來找我好不好？」

「我什麼要那樣晚才來？」

「你不必問，我只問你，明天那個時候究竟來不來？」

「妳知道我一定會來的。」

「可是要你一個人來。」

小蘇到舞場去的時候，還只有四五個音樂就打烊了，他急速和瑪麗旋向場子去。

「瑪麗姐姐！妳讓我這時來怎麼講話呢？」

「呦！我可憐的聰弟弟！你先坐到汽車上等我，何必在舞場裏花冤錢？你汽車的號碼是？」

「一五七四。」

小蘇坐在汽車裏等着；也就是等瑪麗來告訴他昨天不明白的事情。瑪麗披著大衣就出來了，小蘇推開了車門讓她進來。

「我們到哪去呢？」小蘇問。

「我不知道！」瑪麗的媚眼睛。

「那麼我們去咖啡館吧！」

「不嗎？那裏不也是一樣地亂得不能講話嗎？」她僵在他的懷裏。

「麗瑪姐姐！我一切都聽妳的不好嗎？」

「我們不嗎？」

「好姐姐！我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安靜？」

「好，那麼——」她坐直了身軀向車夫：「喂！開到六國飯店吧！」

進了空房間，瑪麗先在梳妝檯前化粧，小蘇在旁邊站着，連大衣都沒有脫。

「你怎麼不脫大衣也不坐下？」她從鏡子裏看見了他，便這樣問他。

他服從地脫了大衣，坐在沙發上：「妳現在可以跟我說了？」

「說什麼呢？反正你是童男，現在已經到這個地方來了，你還不明白嗎？」她坐在他的身上，倒在他的懷裏，媚着眼睛。

第二天早晨，小蘇醒來，瑪麗已經不見了，叫來茶房間；茶房從梳粧檯上拿了一封信遞給他。

他拆開了信，使他很驚異，原來：

「聰弟弟謝謝你！我獲得了我的心願！」

我沒有了情感，我沒有了人性，我不知道愛！這一點希望你原諒我！

我每天受着壓榨，全個身軀幾乎讓人撫摸得沒有了感覺！但是我恨他們！恨死他們！

他們依着錢來玩弄我，從我失掉了寶貴的處女膜到現在，我沒有遇見過童男，我悔恨極了，可是現在你補平了我的創痛的心！

聽無跡講到你，我就想遍了方法來找你，等到我見了你我就放下心，昨晚完成了我的志願！

聰弟弟請你原諒我，我並不是玩弄你，只是我覺着從現在起我們絕交是比較恰當的，因爲我已經不是一個好女人！

姐姐瑪麗早晨九點

小花馬

(童話)

許鑫祥

溫和的風，輕輕的沿着地面颳過去；溫暖的太陽，高高的掛在潔淨的天空，河裏凍的冰，被陽光照射成一個一個尖的魚鱗，斜指西面的河岸，河岸上，幾棵年老的楊柳，僵僵着身子，輕輕搖擺着頭髮，他的頭髮已不像冬天那樣的僵硬焦枯了，漸漸變成鵝黃色，地下枯黃的亂草叢中，也有一個一個的綠苗，伸着他們的頭，睜開了一雙小眼，各處亂瞧，——地面上的一切，對於他們都是新奇的，內中有一個是蒲公英哥哥，他剛伸出頭來的時候，就很着急的亂找，因為在去年他飛來的時候，還帶着一個小妹妹，一同落在這裏。當他們離開母親的時候，母親囑咐他說：「你們要是找着了好住處，就一塊兒住下吧，尤其你應該好好的照顧你的妹妹，別讓他旁邊的花兒，草兒，和蟲子欺負了。」他很詳細的記住了這些話，現在他露出了頭，却沒找到妹妹，不由得很着急，他想：

「她是去年冬天凍壞了呢？還是被什麼小蟲子傷害了呢？」這時候老柳樹向下伸了伸他的手臂，似乎打算撫慰撫慰這張慌的小蒲公英，可是，始終沒有够着，於是，他就停止了手的動作，說道：

「我的可愛的小蒲公英！你妹妹因為外面還比較冷，所以她還在很甜美的睡着覺，天氣暖了，她一定就出來和你一塊兒玩了。」

蒲公英哥哥聽見他這樣說，就不再尋找了。

果然，不幾天，河裏的冰已然沒了踪影，只剩下一稜一稜的柔和的小波紋，桃樹閉住她的小紅口，有一點想笑了，但是，還沒有笑出來，同時，蒲公英妹妹，也伸出了個嫩綠的頭，翻着雙小眼睛，注視那天空中浮來浮去的白雲，她在思索那是什麼東西？蒲公英哥哥看見了她，歡喜得跳起來，忙着向她打招呼。

天氣越來越熱了，各種東西們都忙着自身的發育：老柳樹，長上了葉，桃樹裂開了口，向着太陽笑，小草們也比較體長似的，一個一個拚命的向上長，可是，蒲公英終於比他們高了一點，於是，他們兄妹兩個，高興得終日唱着歌。

一天，太陽輪在西邊遠處的松樹枝頭上，洒下了一遍金星在這河裏；天上的雲，紅呀紅的，像個蘋果，地面上的東西們都忙着回家了，鴨子，客氣的點着頭，一面談着天，上了岸，搖擺着走回家去，鸞紳士，仰着頭，挺着胸，昂然闊步的踱着，烏鴉也一陣一陣，噪嚷着，飛回了屋。慢慢的，山遠處起了一陣薄霧，漸漸的把所有的東西都罩住了，霧，越走越近，也越濃，忽然，跑來了兩匹小花馬，紅黃的毛色，鬚雜着長的，紅的地方，好像正在着火，黃的地方，彷彿金子一般，放着光，他們跑到了蒲公英的前面，說：

「蒲公英哥哥！蒲公英妹妹！我們是來接你們去安眠的，你們騎上了我們，就可以給你們送到了舒適的牀上。」

蒲公英兄妹聽見了，以為是母親派了馬來接的，就騎了上去。小花馬的腿雖然短，跑起來却非常的快，不知經過了多少平原，幾處森林，最後到了一處，小花馬說是到了，就把他們每人送到一塊石頭上，請他們睡下，道了晚安，就走得沒了踪影。

那裏，沒有太陽，月亮和星，沒有雲，也沒有風；更沒有樹木花草和小鳥，一切全是平面靜的，天像洗過一樣的藍而清，高的站在那裏。四週，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毯子一樣的黃沙地，向四圍延展到無限遠，兩塊心形的潔白像紙一般的石頭，並列在那裏，他們兄妹，各躺了一塊，睡在上面，柔軟並且溫暖，於是，他們很歡喜而舒服的睡熟了。

他們醒來的時候，小花馬已然等在石頭旁邊了，他們騎上了

馬，不一會兒，就跑回原來的那個河岸，這時，太陽剛剛睜開了睡眠，小鳥們在樹上唱着『快樂的家庭。』

以後，每天晚上，小花馬來接蒲公英兄妹去安眠，每天早上，又給他們送回來。

漸漸，蒲公英哥哥身旁的草，長得更高了，幾乎比蒲公英哥哥還要高了，他非常的生氣，就在地下和小草們搶起食物來，他打算自己蓄儲起來，慢慢的吃，然後，就可以自己單獨的長大，草們因為吃不着東西，自然就不會再長了，小草們當然不能讓他這樣做，就打起來。

這天晚上，小花馬又來接他們了，到了那裏，蒲公英哥哥的那塊石頭，有一角變成了黑色，躺上去，又涼又硬，他只有躲着那塊地方睡下，却想不出變成這樣的理由。

第二天，蒲公英哥哥因為老柳樹的手臂，伸出的太遠，樹蔭遮的過多，攔住了陽光，使他作不了『深呼吸』，他就和老柳樹吵了一架，叫老柳樹把手臂拿開，老柳樹說他的手臂是不能隨便活動的，蒲公英哥哥氣極了，終日都在想辦法，怎樣可以損害老柳樹一下。

晚上，他睡覺的石頭，黑了一半，他只有鑽伏在沒有黑的地方。

不久，蒲公英哥哥長出了一頂金黃的帽子，巍巍然的立在衆草的中間，顯着特別美觀，他驕傲的笑了，帶着傲慢的神氣，向四週環顧了一下，一眼，他就瞧見了遠處有一個小紅花，翻着水汪汪的眼睛，向他微笑的看着，蒲公英哥哥滿意的回了一個微笑：他想：

『自己戴着金冠，莊嚴得像個皇帝；那個花，戴了頂紅帽子

，扭着細腰，嬌媚得像個皇后，……』

他想呀想的，自己笑起來。

『喂！你姓什麼？我們一塊兒玩，好嗎？』

『我姓紅，……蒲公英哥哥！我們跳舞吧！』

於是，他們跳舞了。

太陽落下去的時候，小花馬來了，蒲公英兄妹就騎了上去，到了睡覺的地方，蒲公英妹妹，躺下就睡着了，蒲公英哥哥的石頭，却整個的變成了又黑又硬，他不能睡了，這時，他却看見那塊地方，並不是空落落的，什麼也沒有，原來是一個極大的樹林，種的都是些不知名的樹，樹葉發着藍光，枝子上，都綴着寶石，地下不是黃沙，是用黃金鋪成的，睡着的妹妹的旁邊，坐着一個白衣的仙人，一面用手在妹妹的身上拍着，一面唱着催眠的歌曲，樹上有很多的鳥，同聲的和着，地下更有無數不知名的動物，一齊跳着舞，樹上結的粉色的果子，都發出各樣音階不同的音樂，彷彿有人在那裏演奏着一樣，忽然，由上面跳下無數的白

征

王受庚

刁斗在風沙裏嗚咽
戰馬在星眩下長鳴
似顫抖和浮沉的音標，
嘶破一天的黑暗！
沉埋的干戈伸着飢餓荒臺
穿過戰場上的悲風
歷史上有過這樣詩篇
老鷹，盤垣了忽一落下！
將忠勇的鬥士來追悼！
一遍，重上一遍！
啄起一片荒骨飛到天邊！

衣仙人，唱着跳着，快樂極了，驀地小花馬走來了說：

『蒲公英哥哥！你該回去了，因為你的床，不能再睡了！』

『不，不回去，我睡在地下吧！』蒲公英哥哥說：

『那也不行！因為這裏的樂趣你都知道了，你就不能再住下去！並且，主人吩咐的，石頭變了色，一定要送你回去的！』

蒲公英哥哥見小花馬要生氣了，只得騎上去，回頭對那塊石頭滴了點淚，那塊石頭却板起了鐵青的面孔。

從此，小花馬就只來一匹，僅僅接蒲公英妹妹了。

沒有幾天，蒲公英妹妹開了朵花，蒲公英哥哥却白了頭。

趙大今天心上有些說不出來的高興。爲了天氣好麼？那才不對，天氣好壞與趙大是無關的，反正他也得上街，買菜，做飯，侍候主人。爲了今天過節麼？真是瞎說，趙大簡直想不出來今天是什麼節，從正月初一推算起，今天也不能是節。他想這也許是洋鬼子節，主人他們沾了洋氣，才過這洋鬼子節呢！爲了今天兒子要來看他麼？這倒有點對，兒子昨天不是託人捎口信來，說他們軍隊今天從這裏開過，他要告兩點鐘假來看看父親？對了，這使趙大感到一些異樣的高興，他平常雖然對兒子老是擺着冰冷的面孔，說話永遠帶教訓的意味，但那是規矩呀，想當年侍候老太爺的時候，老太爺對大少爺不是老挺狠的麼！人家做官的對兒子都那樣，咱這當奴才的還能壞了規矩！說真的，誰的兒子不心疼！何況趙大的兒子已有兩年多沒有見着了，今天忽然要來看他，難怪趙大今天臉上老帶些笑容呢。

上午十一點多鐘的時候，兒子果然來了，兒子兩年多沒有看見父親了，但看見了父親還是像從前那樣不大敢說話，雖然兒子現在在軍隊裏已經混上個排長了，趙大還是照老規矩，兒子來了，先帶着他去見主人。對了，主人昨天不是說今天過節麼，當然要帶着兒子去給主人拜節了。趙大帶着兒子站在主人房門外，提高了一點聲音說：

「大少爺！趙大跟您回，趙大的兒子小順……」
「兒子在旁邊低聲說了一句『我叫趙得勝』，趙大瞪了他一眼，接着說：

「小順來給您和大少奶奶請安了。」

主人剛起來，穿着拖鞋出來了，大少奶奶還沒有起來呢，趙大看見主人出來，趕緊推了兒子一把，說：

「快給大少爺行禮！」兒子按着軍人的規矩，行了一個舉手禮，趙大惡狠狠地向着兒子說：

「你要飛呀！請安都不會，虧你怎麼長這麼大，行禮會像要飛似的！」接着趙大向主人笑着說：

「趙大給您磕頭拜節。」主人趕緊阻止他別磕頭，同時驚異地問他今天是什麼節，趙大用更驚異的眼光看着主人：「昨天您不是說今天過節——什麼洋節麼？」主人想起昨天告訴趙大今天是聖誕節，有客來，叫他多弄點菜，不覺也笑了，從身上掏出四塊錢，遞給趙大說：

「這送給你的兒子隨便買點東西吧！」趙大叫兒子快謝大少爺賞，給大少爺請安，兒子這回不敢再「飛」了，給主人請了安，主人回了一鞠躬，並且說：

「不要客氣，送給你隨便買點東西的，」趙大連忙補充，「是，是大少爺賞的，」主人笑了，趙大向主人說了「跟大少爺告假，」領着兒子出去了。

趙大對現在的主人——大少爺，大少奶奶，老是有些不滿意，第一就是爲了他們不講究那些規矩，想當年——趙大平常說話老有一句「想當年，」老太爺在世的時候，够多麼威風，一出門時，底下人全在門口排着，老太爺看都不看，仰着頭就上車了。那像這會兒，大少爺，大少奶奶跟底下人連一點主人架子都沒有，你跟他立規矩，他還覺得可笑哪。過年過節也不講究磕頭，請安，說話也不講官派，連一點官譜兒，官派兒都沒有，可怎麼能够

做大官呢！再說他們還仍跟洋人學，走道兒腿都直着，又過什麼洋年洋節的。既是過年過節，可又不點大紅臘燭，給下人錢也不叫賞錢！大少奶奶——一個女流之輩，也整天出門，家裏一請客就是一大堆，男女混雜的，那裏像個做官人家的樣子呢？可惜老太爺當年那些威風勢派，到大少爺這輩就全敗壞完了，真沒想到！爲了對現在主人這些不滿，趙大背地裏不知嘆過多少回氣，說過多少句『想當年老太爺在世的時候。』

兒子來了一個多鐘頭就走了，趙大也有些依依不捨的，雖然還是板着臉，很着聲音，但兒子終究不是個壞孩子，他倒還孝順，就是不大懂規矩，請安都不會，跟主人行『要飛』的禮，那裏像懂規矩的奴才！再說跟主人說話，當然得提着自己的小名說，跟主人說什麼『趙得勝』，『趙不勝』的，那成什麼體統！但兒子到底是個孝順孩子，走了，趙大心裏也怪不得勁兒的。開完了飯，主人都出去了，趙大提着烏籠子出去散散心吧！什麼兒子不兒子的，忘了他吧，先找點兒樂趣去！對，先上大街去溜鳥，回頭再上茶館聽書，真的，昨天晚上聽的包公案可真不錯，今天還得去，左不過幾分錢的水錢吧了。

趙大把手裏提着的烏籠剛放在桌子上，他馬上發覺了今天人們的臉上有些異樣，眼光都在射着屋內的一角。那是兩個穿了西服的青年，他們好像不是這茶館裏的常客，陌生的面容在這裏是極容易被看出來的，何況還穿着西服，夾在這一羣大褂長袍大棉鞋裏，更是顯眼了。趙大祇看了他們一眼，馬上就移開了目光，不屑再看他們第二眼。哼，穿着洋裝，走路時腿一定發直的，二毛子！

這屋裏的人們嘴都在動着，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綜合在一處，正像夏天的一羣蒼蠅。這羣蒼蠅中發聲音最多的是坐在最東邊的一位。他每天都在晚上七點鐘來，五分錢一壺的龍井，三分錢

的花生仁，消磨了整個的晚上。他是這裏的建設者：今天又是照例先咳嗽兩聲，然後『拍』的一聲，一大堆黃的粘液從他的嘴裏滑到地上，他也許絲毫沒有注意到那兩個青年的皺眉和搖頭，仍舊很高興的談着西太后當年的事：『老佛爺在世時，頤和園可熱鬧着啦，天天唱戲，譚鑫培，元元紅，王瑤卿，楊小樓可真唱得好。老佛爺一賞就是幾百兩銀子。那時候還沒有梅蘭芳哪，梅蘭芳他才出來幾年哪！』

這位健談者的旁邊，就是趙大的茶桌，他正在談着最近兩天發生的兇殺案呢！由這兇殺案他想到了昨天在大街上看見巡警捉着的一個小絡，還是個演過電影的呢。從這小絡，他們談到了電影，趙大的議論應題而生了：『電影沒有什麼瞧頭。那年我侍候我們宅裏老太爺的時候，大少爺還小呢，要瞧電影，老太爺讓我陪着，我瞧過一回。真沒有看頭！一回出來兩個人，哆哩哆哩瞎鬧一陣，一回又出來幾個人，指手畫腳的亂動一起，也不知道他們嘴裏說的什麼，也沒有個胡琴隨着，您說這可算什麼東西！』趙大說着還在徵求同桌的意見。同桌的是一個花白鬍鬚的老頭，正在掏耳朵，一面用小手指盡力的在耳朵裏旋轉移動，一面回答同桌的話：『可不是麼！電影這東西是用機器吸收人的魂靈，放在小匣子裏，用的時候就放出來，平常都關在匣子裏，所以電影不會說話呢。人的魂靈，就是鬼了，鬼那裏有會說話的呢！拍花匪們拐去的小孩子，就是都留着長大了，把魂靈吸去做電影用的，這都是外洋來的玩意兒，咱們中國沒有這個，外國人才愛看呢！除非沾了洋氣的中國人，二毛子，沒有人愛看這鬼作的電影，』說到這裏，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屋角的那兩個西服青年看了看，然後彼此相對的撇了撇嘴，做了個會心的微笑。

這屋子的西頭是兩個下棋的人在盤據着，桌上擺了棋盤，兩人在沉靜的深思。這是第三盤了，那個禿頭的用『臥槽馬』和『雙砲眼』連贏了兩盤，得了兩包茶葉。這使那個紅鼻子的輸得太不

甘心，身上攏共只帶了兩包茶葉，會都輸出去了，他無論如何要贏這第三盤，要得那盒賭輸贏的煙捲。自然，一盒煙捲比兩包茶葉值得多了。他仍力的說旁觀者不許多口，否則他輸了要歸旁觀的賠償。於是在這個桌子的範圍內，人們都陷入深思了。忽然一陣高聲大笑衝破了他的寂靜，那是從一個慣養鳥的人那裏發出來的。這位養鳥專家看着自己的「百靈」和人家的百靈賽叫，自己的百靈能學十四聲貓叫，人家的却忽然發出了兩聲烏鴉叫。一個會學烏鴉叫的鳥——「聾」的鳥，怎麼配合自己烏比呢？於是勝利地大笑了。被笑的人紅着臉在懊喪，用力地摔自己的烏籠。

勝利者的笑聲震動了全場，甚至波及了屋角的兩個西服青年的耳朵。他們兩個感到相當的滿足，因為今天在這裏所得到的材料不少了，至少可以寫一篇兩千來字的東西。但他們還在期待着，期待這茶館裏的中心人物——說評書的先生。他們所期待的終於來臨了，九點鐘時說書的先生來了。他像帶來了許多光彩，使這金屋的人都興奮了，雖然他祇是一個乾瘦的老人，破舊的帽子和破舊的袍子中間露出一張瘦削的臉。他先向全場的人拱着手作揖，再走上那矮小的木臺，然後眼睛流轉地看着每一個人，發出了乾啞的聲音：「衆位茶餘酒後，來到這裏消遣解悶，昨天咱們說的包公案，今天伺候一個新的，今天咱們說施公案，……」說着拍了一下驚堂木，施公案便開始了。臺下的人們都在張着嘴，瞪了眼的聽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就是黃天霸或者施公，說書先生嘴裏的一切情節都和自己有蜜切的關係，感情是在隨着這些情節而變化。

書說完了，人們都感到懶懶地，像在回味着剛才所聽的評書裏的情節。大家的嘴又都在動着，夏

日蠢動着的蠅聲又恢復了。那位健設者仍舊是咳嗽兩聲，繼之以「拍」的一聲，然後才說話。花白鬍鬚的，禿頭的和紅鼻的棋友，養鳥專家等全站起來了，兩個西服青年也滿意的拿着速記下來的茶館素描準備走了。在大家的「二哥，明天見」聲中，人們擠出了茶館，移上了回家的路。趙大也戴上了帽子，圍上圍脖，嘴裏照例的嚕着「二哥，明天見」，提着烏籠走了，腦子裏還存着說書先生最後一句的「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路上是靜悄悄地，如果不是天氣很冷的話，天上的星星繁得幾乎使人疑心這是夏天了。天氣真是冷得很利害的，鼻子，耳朵都有些疼，呼吸的時候老覺得是往裏冒涼氣，這使趙大想起小時候的事來了。小時遇着這麼冷的天，一定站在院裏，把手縮在袖子裏，然後向天空吐氣，看自己吐出來的氣是怎樣的移動，擴大大，向四外散開，又漸漸淡了下去。每次想起小時的事來，總讓趙大感到一些快慰。那時是什麼世界！那時趙大年輕，做事又好

商女

街燈下的青春衰老
月亮晒乾她的淚，
一粒星子在遠遠眨眼
聽這罪惡的飄墜。
濃厚的顏色增了重量
美麗却跌入暗淡，
且把迷惑喚醒，勉強作
一個笑——一個毒的延
蔓

王壽庚

太陽是她的仇敵
生活是她的刑懲，
人間開始騷動了……
她才將自己交給安靜！
泥土裏蒸着夜的濕潤
揉合在岑寂的深沉，
似一個青春羞澀的夢
被簷邊的飛鳥摧毀。
就從那個早晨起
心上結下單調引起的
憂鬱
惺忪推醒了睡眠
幽香爬到半牆，
朝來的味兒還未散盡
葉上滾落一滴陽光。

，凡是他侍候過的主人，那個不誇他一聲『能幹』呢！況且那時當奴才也真得意，得的賞錢也多，規矩也比這時好。爲了趙大請安比別人都深，穩，所以老太爺從前出門的時候老喜歡帶着趙大——那時他還不是廚子呢。趙大於是也青袍青帽的打扮起來，那時的威風真是讓人心裏非常癢癢地，比起現在來，那是天上地下了。一想起現在，趙大就要傷心，現在對於他好像是損傷了他的尊嚴，提起現在來，趙大立刻就會不高興，甚至于把平常走黑路老要唱兩句梆子腔的習慣也忘去了，他一直沉默的走回家。

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去封火，還好，火還不會滅。趙大將牠封了起來，以免明天升火麻煩，忽然一陣噧噧聲傳進了趙大的耳朵，趙大準知道是那個討厭的張媽來了，她走路老是把兩隻牛大腳擺成八字，先落腳後跟，後落腳尖，這樣就很自然的發出噧噧的聲音了。果然，這噧噧聲在廚房門口停止了，接着是一聲：『趙大，有開水嗎？』這句話使趙大非常憤怒，剛才在路上對『現在』的不滿也全移在了張媽的身上：『趙大』，『趙大』，趙大也是你叫的麼。咱是主人的奴才，又不是你張媽的奴才，連聲『趙爺』都不會說，什麼『趙大』『趙大』的，你也配叫我趙大？你才上宅裏來了幾年？哼！趙大是被憤怒充塞了全體，但他終於沒有說出什麼來，祇用力地扔下通火的通條，走回自己的屋子了。

趙大是這宅裏最舊的一個用人，他對於比他後來的人都有些以前輩自居的意思，尤其是張媽——還後來的一個，他更看不起她。他是老太爺時用的人，當然要看不起這些後輩。想當年老太爺在世時的事，你們知道嗎？大少爺小時候的事，你們知道嗎？哼！這公館那一點事瞞得過我，什麼我不知道！衝這一點就值得你們叫聲『趙大爺』，什麼『趙大』『趙大』的！還好，這宅裏還有一個叫他『趙大爺』的，那是春蘭那小丫頭，她倒比她們全懂事，也真很——很什麼的，不知道爲什麼趙大今天想起春蘭來，心裏有點熱熱地。久已被他忘却的死了多年的老伴也湧上了心頭，趙

大感到孤單了，他的這間小屋使他覺得，太空闊，太寂寞，使他覺得眼裏有些潮濕，於是急忙念着『阿彌陀佛』來壓制着心裏的動盪。但他終於失敗了。嘴裏念得最起勁的時候，也就是心裏翻騰得最利害的時候。這翻騰的心潮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停止了，他也走入夢鄉了。

四

宅裏今天有些不平常，空氣似乎緊壓了，大家都不開口，甚至艾大的『想當年老太爺活着的時候』也減了許多。這是從主人那裏得來的傳染病——煩惱病。主人也在焦急着怎樣應付這非常的事件。他一方面自怨自艾的追悔着自己昨晚爲什麼不早點從舞場回來，以致她先回來，看不見自己就氣得跑回娘家了；一方面又在思索着如何挽救這奇怪的局面。全家上下的人都在替他想法子，但趙大對這事件却有特殊的見解。

趙大對大少奶奶根本就不贊成，雖來他當面是非常恭敬的。第一是爲了她已二十七歲了，大少爺才二十六。俗語說：『女年小，家運好；女大兩，黃金長。』這天大歲可算什麼呢！第二是爲了她屬狗的，大少爺屬豬，『人之初，狗咬豬』，書上不是都寫着麼，怪不得她對大少爺老是那麼呼來喝去，大聲小氣的呢。屬豬本來就不投，大少爺早晚要被她咬的，這使多年的老用人。趙大太看不下去了。他不能忍耐，他不能忘了想當年老太爺活着的時候待他的深恩大德，他不能眼看着大少爺讓那個屬狗的女人咬了。他無論如何總是老太爺手下的用人。他得去勸勸大少爺，別將就着那女人。於是趙大憤憤填膺的去見主人了。主人正在屋裏皺着眉頭走來走去呢，趙大悄悄地在門旁站了一會，主人才看見他，問他做什麼。趙大這時忽然想不起怎樣說好了，來時的一股勇氣和充足的理由都不知那裏去了，但他終于不能不說，雖然說的很遲鈍，緩慢和吞吐：『趙大跟大少爺回，大少奶奶昨天走了，您心裏也別不痛快，您出去玩兩天就忘了這回事了。這不是

別的，這是您和少奶奶的屬相就不大合式。」趙大很巧妙的從旁面說來了。但主人很驚異這屬相的事，於是問趙大是怎麼回事。趙大又接着說下去：「您不是屬豬麼，少奶奶屬狗。」人之初，狗咬豬，」您別不信，這是書上的話。」主人很奇怪地問他這是什麼書上的話，趙大於是述說了他的根據：「這是三字經上的，趙大小時候跟小伴們一塊玩，他們都在學塾裏念書，念三字經，嘴裏天天叨嘮這兩句，」人之初，狗咬豬，」趙大耳朵裏都聽熟了。這是沒有錯的，您可千萬別不信，屬相沖犯的事不是鬧着玩的，」主人笑了：「好吧，你先下去吧。」趙大茫然地走了出去，像做完了一件心事，但心裏却有些空蕩蕩地。

主人終于不會聽趙大的話，親自去費了許多好話，把少奶奶從娘家接了回來。這事使趙大非常憤怒，雖然他還是照舊的向少奶奶非常恭順，盡了做奴才的本分。但他心裏却蘊藏着說不出的氣憤，這是怎麼回事？世界真變了，女人全造反了。想當年老太爺活着的時候，老太太，可真是皮氣柔和，做事賢良，不多說話，對老太爺更是尊敬極了。誰想到少爺這輩可全翻過來了，少爺真真要讓她咬了！一個男子漢，向自己的女人低聲下氣，陪笑告饒的求着，那不比咬了還難受麼！哼，」人之初，狗咬豬，」這是天經地義，書上還能騙人麼？同情于趙大的論調的是春蘭。她昨天挨了少奶奶的罵，所以今天在廚房裏盡力地咀咒着少奶奶。趙大引她為同調，為知己，兩人於是彼此很了解，很同情的，在廚房裏互相交換着意見。

五

春蘭到宅裏來了四五年了，但是和來時一點都沒有改變。她仍舊像剛來時一樣的喜歡偷偷地拿少奶奶一點雪花膏，油，胭脂，粉之類，抹在自己的臉上，然後對着鏡子，學少奶奶的說話和動作的神氣。有時很不湊巧的，那些雪花膏，油，粉，胭脂之類把她的臉弄成一張五顏六色，不倫不類的臉。她還喜歡乘主

人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地跑到他的書房，在書桌上翻開一本洋書，學着少爺的樣子，嘴裏咕哩咕嚕的作些連她自己也不懂的怪聲音，這是她的音樂和娛樂了。他的淘氣，她的頑皮，她的天真，簡直使她不像個十七八歲成熟的女孩子。但她也有悲哀，那就是她想家的時候了。她永遠忘不了爸爸送她上這宅裏來，臨要走的那一會，爸爸直着眼睛看着她，盡力地不讓眼淚流出來，拉了她的手告訴她：「你好好地在這裏，乖乖地聽主人的話，別像在家一樣的淘氣。我走了，過兩天再來照你。」她每次想起這些，就不由得想哭，至少也要呆呆的沉靜一會。她搜集了許多小布條，積蓄了許多主人零碎給她的糖果和毛錢，預備等爸爸來照她時，託他帶回去給媽媽，但爸爸始終沒有來過。

廚房是她的天堂，她在這裏可以自由地作任何事情。上房她不喜歡去，每天除了早上收拾屋子，侍候主人起來，開飯，和主人叫她的時候外，她不常到上房去。下房裏她也不常逗留，除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因為張媽老是在下房，她一去了就會聽到張媽向她叨嘮主人的不好，有時甚至遷怒到她的身上來，罵她兩句「死了頭，整天吃飯不做事，把事都堆在我一個人身上做。」為了這樣，她每天在廚房裏的時候最多，在這裏有她全份的產業：一些小布條，毛錢，糖果，自己縫的小布娃娃，煙捲裏的畫片……她可以隨便的玩弄着，或者隨便吃一些水蘿蔔，生白薯之類，甚至有時還能得到一點新的菜吃，趙大是她的供給者。

在這宅裏，春蘭最喜歡的人就是趙大了，說不出來為什麼春蘭老覺得他有一點像他的爸爸，也許爲了他們都是同樣的老頭吧，但最大的原因是趙大是這宅裏唯一對她好的人，他供給她許多零食，有時還給她特別留一點從主人的菜裏偷下來的。如果主人出門了，他們都很閑的話，那趙大會給她說一些故事——春蘭最愛聽的故事。其中有許多也是想當年老太爺在世時候的事，但趙大却形容得很生動，很有趣。趙大說故事常常喜歡在最重要有

趣的地方停止住了——這也許是從那些說評書的那裏學來的。於是春蘭瞪了眼，着急的問他：「後來呢？後來怎麼樣了？」趙大於是張大了眼，手叉着腰，咬着嘴唇的好奇而又着急的神氣。

今天他們彼此表同情的談着主人和主母的事，使他們的感情和友誼更加增了。春蘭嘴裏的「趙大爺」加多了，趙大臉上的笑容也時時浮現着，他今天得到了意外的收穫——一個素來被他愛的小孩，忽然會發出和他同樣的見解，他在無意中得到了知己，而這知己就是自己素來喜歡的人，這正像自己疼愛的小狗忽然咬了自己所恨的人那樣的痛快。趙大非常高興了，他不再把春蘭視做平常的小孩，他把他最得意的做奴才的規矩，教了許多給春蘭，他很慶幸有繼承他衣鉢的人——雖然春蘭並不十分了解他說的什麼。在他高興之餘，還允許了春蘭，明天早上他上菜市給她帶些吃的東西來。

六

天還祇有六點鐘，趙大接着每天的慣例起來了。先挑開了火



，燒上了開水，然後自己悠閑的洗着臉，喝着一杯天天喝慣的鹽開水——這是祖傳的老法，趙大也不知有什麼好處，他覺得鹽開水也許能開胃，叫人吃得更多，平常吃菜吃鹹了，不是老要多吃兩口飯麼！趙大一邊哼着那會唱的兩句梆子腔——他從來不唱二簧，他嫌那個唱着沒有勁，雖然他並不會。一邊腦子裏背着今天要買的菜。他現在開始檢閱他的兵士了——看看那些醬油，醋，油，鹽，等等是不是還够用，要不要今天再買，然後提起菜籃子，順便溜鳥。一來是為了早上空氣好，二來不帶着這隻能學九聲貓叫的百靈鳥，怎能顯出趙大的威風！

趙大剛到菜市時，在門口看見最不看好的那些反穿皮大衣的女人們也來了。趙大真不懂她們為什麼把衣裳反穿着，把毛朝外翻着。是不懂怎樣穿皮衣服呢！還是要學前清的一二品大官呢！學一二品大官，她們也得配，女人配做什麼官！再說人家前清老爺們反穿的皮衣裳都是貂皮的，那是皇上家賞的貂皮褂子，穿上够多麼威風，像她們這把個貓皮，兔皮的衣裳也拿來反穿着，這可什麼好看，哼，學洋人麼？慢慢地走路腿都要直了。（未完）



義以世主一主 不 的何之一成去，，之原何，鬼那你果則站開歷貪 樣，世統巴些的如蘇類
 與有主義種義 平 犯看以夜功向這或作則等竭的預可婦你役得的慾 其紀計黎英解的同隔社 巴
 現人義，。的巴之在罪得苦間，任在像買，的力誘見以人會使遠野等巴間中的學與雄釋海是會之爾
 實說，却雖性爾鳴這中見工剝如何你流賣祇努解惑這隨決死的一他札地一界研村他他，賴同札
 主巴對也然質札了裏。一原這嬰你女的病：事，的，雅什，。遞個，的克提形觀究，創改屏於一克
 義爾於承是上克。我 因就孩不子年般：件站任向與麼像你馬貴這可在供象與，縣造造牛環法在「人
 過札上繼對，是 而的願獻齡地現，在務他美，是不，婦就愛人他又生生衙巨了，境則 間喜劇」
 渡克層了於同具 產我財從懇是潛有前他語的到明做若對小英喜全數經之與的寫，條社
 期也階浪前是浪 生們之你熱曉進罪有則門拉樣生都，子誠說「戈里奧夫」偶描心之焦的與極的動士由聲
 的級漫面是浪 出的一的並得其過原的向這學處的創有他雄劇時百驗圖法王成鴉件會一之
 作個侮主是資漫 來法的半戀從的中得則門拉樣生都，子誠說「戈里奧夫」偶描心之焦的與極的動士由聲
 家浪恨義一產主 巨，統中那祇：，是狄想功。幹寧情你感若「偶描心之焦的與極的動士由聲
 來得主誇許反級的 產蔑袴抽裏要。才祇何涅想功。幹寧情你感若「偶描心之焦的與極的動士由聲
 得正義大多動的特 之視子取拿好「隨稀情不說一。想時「犧，冷中來寫理代點政家大人，於
 確者，特，意徵及 全人預利錢好「隨稀情不說一。想時「犧，冷中來寫理代點政家大人，於
 。，診徵同識及 以秘，兩，或想「情一着如，且，學的都巴。一，他史，著之與僚育在
 不奇如時的現實 全上密偵個犯者一「直聽的你地己知你巴牠會拉，人 提的。站作名動，；古
 過及現却產實 貌譯，察月罪，下「互到明，是「目什己一實你狄牠為 法心但在，；一人庭與
 這病實也物主 的洞見然可監後沒的特處人你這「目什己一實你狄牠為 法心但在，；一人庭與
 是的主是古的 文必那的勿你你互到明，是「目什己一實你狄牠為 法心但在，；一人庭與
 不趣義前典因 的洞見然可監後沒的特處人你這「目什己一實你狄牠為 法心但在，；一人庭與
 合味的面一主素 悉，「世界文學史綱」 在出對美這你學。他蜘蛛之萬用會他功些男一傳的
 的項徵種義都 在出對美這你學。他蜘蛛之萬用會他功些男一傳的 在出對美這你學。他蜘蛛之萬用會他功些男一傳的
 ，中，繼浪的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不，如全自續漫的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說，是嗎。主義家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巴浪孤現義家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爾漫高實，，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克義孤義實是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是獨否主由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個遺態定義於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浪物度了繼於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漫，，浪起現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主所厭漫的實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完 扎主的主現這

紙所 此次在半月刊中的言論，雖為英美的右傾新聞
 物，一類，然而在蘇聯之幼雅與反動性，其業出版
 今後H G 威爾斯的言論如果一再背較大部分民衆的
 意志與希望，則其在國際文壇之地位，便沒有恢復
 過去的光榮之希望了。
 一九三六年氏之「H G 威爾斯的自傳」曾轟動一
 時，以後的作品便不似此書之被歡迎了。

德蘇的文化互換協定

上月來德國文化使團特訪莫斯科，研究蘇聯的
 文學，戲劇和電影，在俄羅斯各地參觀，從事於八日
 後，該使團首腦與蘇聯文化使團首腦從事於八日
 文化互換的座談會，當時情形甚為熱烈，結果決定
 兩國以彼善表現於文化方面，形甚為熱烈，結果決定
 蘇聯以彼善表現於文化方面，形甚為熱烈，結果決定
 (Robert Koln) 運蘇，「彼得大帝」一片在全世界
 各國公映過。一九三八年美國各大城選此為蘇聯好
 評。大巨片之，此片亦曾在我國上海公映過，極得好
 評。

在文學方面，兩國作家將分別赴對方國家考察
 與聯絡，鞏固兩國間之友誼。

據德國文化使團首腦向新聞界的報道，目前蘇
 聯各藝術部門的戰時體別而強化，音樂、繪圖、各
 皆適應該國的戰時體別而強化，音樂、繪圖、各
 藝術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戰時體別而強化，音樂、繪圖、各
 更爲上極的實踐了。這工作人員的戰時體別而強化，音樂、繪圖、各
 爲讀者所喜讀，以至於成爲流行之歌。

雪蘭伯的最近作品

一九三九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弗蘭茲·
 雪蘭伯 (Franz Werfel) 的最近作品，雖在得完四
 年內出版。此篇小說，此長篇小說，雖然尚在一九三
 年內出版。

雪蘭伯的作品之能使歐美文壇注意，還是最近
 一年之事。這是由於他的「痛苦與狂喜」這一部
 賞識，這是由於他的「痛苦與狂喜」這一部
 一賞識，這是由於他的「痛苦與狂喜」這一部
 芬蘭詩人寫成。再則因其描寫範圍極大，且其
 定響，大自他的美，再則因其描寫範圍極大，且其
 可，以公頌他的美，再則因其描寫範圍極大，且其
 抗戰的各種現象，但想到後來因爲去遊歷一下，以考察將赴美國
 一避也。



「地上樂園」(Le Paradis terrestre)

法國西蒙夫人著·長篇小說

一九三九年出版

郭炳漢

在一九三九年法國文壇上，地上樂園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小說，作者西蒙夫人 *Mme Simone*，雖設有葛萊特 *Colate* 聲名煥赫，但在法國女作家中也相當有名的。

這一本小說是她第三部作品。全書悱惻纏綿，充滿了悲劇氣氛。故事是這樣的：里昂大學教授普爾幹 *Bourrain* 先生，早年喪偶，備極哀慟，為永久紀念他的亡妻，特意把她臨終的寢室很虔誠地照舊保存；裏邊的陳設佈置絲毫都不動。

他每日課餘，即關在這房中，祈禱默坐，恍恍迷離，覺得愛妻的靈魂，未嘗離其左右。並且，每星期日，必親至亡妻的墓上，在這菊花野草蔓延的墓畔，他徘徊，他憧憬，整個身心完全沉浸在過去的回憶裏。

後來普被調在巴黎作教授。在新公館中另闢一室紀念亡妻。同時又把她的遺骸由里昂運至巴黎，葬在公墓中。對亡妻的懷戀並不少減，在此期間，他把女兒從瑞士寄宿學校召回，希望她料理家務。女名娜丁 *Dadine*，丰姿曼妙，活潑伶俐；這時才十七歲，她歌頌人生，讚美自然，對一切都懷着玫瑰色的希望，但不幸她五歲的時候，母親去世，跟她父親在一種陰霾沉悶的環境中生活；無形中，這弱小的靈魂便受了創傷。這次從風光旖旎的瑞士回來，重新又恢復了兒時生活；她幫助父親整理亡母的寢室；換花，祈禱成了她每日例行公事，漸漸地她對這單調而充滿死人氣

味的生活感覺空虛和厭倦，同時內心中又燃燒着青春之火；性的渴求，愛的憧憬，越發使她痛苦，結果由厭倦而痛恨，由痛恨而反抗，而報復。她先後結識了兩個男人，很容易的發生了肉體關係。其實，她並不愛他們。她之所以把寶貴處女無條件葬送者，完全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報復手段。

不幸，她的秘密洩露不見容於老父，遂決定逃出這籠籠似的家庭，投奔姑母雪維萊 *Bern-Surville* 夫人，幸而姑母不咎既往，把她收留。從此離開了空虛寂寞的環境，化石僵屍的生活，對人生又感覺新的認識。

恰好此時，她表兄菲力伯 *Philippe* 由海軍服務回來，預備在家久住。二人見面，便有好感。本來菲是一位青年軍官，英姿勃勃，無怪乎娜一見傾心，認為是她的理想良伴。從此，二人便陶醉在愛的氛圍中，過着甜蜜的生活。不過菲却有一點清教徒的怪脾氣。他對愛情的看法與一般男人不同；他主張愛情純潔神聖；兩個靈魂結在一處，不應該存有猥褻的念；愛人生活彼此都應當純潔，不僅現在應當純潔；就是過去也應當純潔，回憶裡是不能留絲毫劣痕的。

娜自從認識菲後，才了解愛情的真正意義，覺得自己現在才開始愛的生活。往事如在夢中，渺茫暗淡。她原想把過去的秘密，深深地埋葬在遺忘中；但是，那可怕的命運却不肯饒恕她。一天菲接到匿名信一封，揭發了娜過去同二男子的秘密；這大概是她兄弟熱惡人 *Geor-Get* 幹的。菲看娜信後，悲痛萬分。嫉妬，憤恨把他變成一個受創的猛獸；對娜時而哀號，時而咆哮。娜涕淚漣漣，雖竭力解釋過去的經過，但菲執意不信。他竟毅然脫離家庭，拋棄娜而過天涯淪落的生活。菲走後，娜羞愧，痛苦，遂毀謗是不足置信的。他痛恨自己，詛咒自己；但一切都太晚了。今而後，惟有像普一樣，終日在靜穆悼亡的氛圍中，來消磨他的歲月了。

這本小說的主旨，有點彷彿古希臘悲劇。當時希臘人對命運是很畏懼的；就是歐藍比山 *Olympie* 諸神，對命運也是無可奈

何的。所以當時的悲劇家梭富可列 Sophocles 哀里比德 Euripides 等人都喜歡描寫人與命運的衝突，結果人變成了命運的俎上肉，任其宰割，演出很悲慘的悲劇。西蒙夫人這本小說題目帶着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但是內容却是接近希臘悲劇的。娜丁固一天真活潑的女郎，不幸生在一個死氣沉沉的家庭，遇着了這樣麻木的父親，把寶貴的童年就葬送了。到了瑞士，換了新環境；這一朵含苞未放，行將枯萎的花；漸漸甦生而開放，但不久，命運又把牠帶回昔日的環境，重過僵屍一般的生活。在命運神鐵蹄下，她呻吟，哀泣；繼而掙扎奮鬥；終於採取革命報復手段，完全變成了一位叛逆女性，以致演出第一次的不幸。逃亡後，來在姑母家，遇着了了真正愛她的人。她方自慶得人，將純潔的心完全獻給他。那知道殘酷的命運在冥冥中仍然擺佈她，算計她。同時，菲力怕又是一個自私的清教徒式戀愛者；狐疑，忌妬；有時性情還非常暴戾。娜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但不幸，她這一段可怕的過去

呻吟

杈枒裏尋不出春的消息，

冰灣中却瀉出流水了！

朋友！年華在飄渺呢……

是不，要隨着流水逝去？

對岸漁村飛蕩着炊烟，

晚鴉在沒有歸宿的旋轉。

被夕陽吞沒了了的孤帆，

扯出來絲絲的哀怨！

，終於被命運揭發出來，結果演出最後的悲劇。

我們要是把這部小說與歐哀迪伯王 Oedipe Roi 一劇比較時，便知道作者是怎样受了古典文學的影響。王子一生遭遇，弑父娶母，盲目漂蕩，還不是受命運神之戲弄嗎？列容都德 Leon Danet 在巒迪德報 Candide 上說：『自喬治桑以後；在婦女文學中，像這樣氣魄的小說，還不多見。這一點是特別能感動讀者的。但是，喬治桑靈魂與肉體完全屬於羅曼派，西蒙夫人却屬於古典的系統。』扎魯 Edmund Yalour 在哀可塞列西由報 Excelsior 上也說：『地上樂園無疑地是一九三九年重要著作中的一部，這用不着細讀便能看出來的。這樣對人生的經驗，心裏分析的準確，性格描寫的老練，在文學上，是不常見的』(大意)

所以，我說地上樂園名字雖帶有基督教意味，而實在確是一部古典派作品，這本書的特點就在這里，我所以在一九三九年，法國新出版小說中特別要介紹這部，也就是為這個原故。

白癡

晚風飄過來牛背的笛音，

草原上湮滅了旅人的行跡，

遠天劃起來一縷光明——

珍重着這是自己的命運！

紅樓裏的溫馨依然存在嗎？

冷月祇孤照着寥落的庭園；

十字架的聖蹟展在眼前了，

朋友！夢裏是帶不來甜蜜的回憶！

你之我

魚雁集

編輯先生台鑒：

今朝十點左右，意想不到收到了您見賜的新奇案頭日曆。我是何等樣瘋狂的驚喜？一時竟不知怎樣謝謝您的盛意。當我拿着日曆給我 叔叔看，他倆老十分高興。所以東西不在材料如何如何好，而在乎製作的技巧及方式了。說真的，現在的「藝術與生活」，雖然不能首居華北文壇，至少也是別創一格的。第一流的刊物，並不是我拍馬，事實上在我耳邊經過的批評，何嘗非也。久想努力寫篇創作，終因才力不足而罷，好在成功必有失敗，想成功就當努力，先生是不？有一件事要請問先生，貴刊需要何類文字？望先生告我。順頌
近安

李曹上言 二月十八日
(本市東單羊寶胡同)

編輯先生：李先生過獎得很，愧不敢當。本刊粗具模型，距理想尤遠，尚待今後之努力了。先生說得很對，人間任何事有成必有敗，而所有成功莫不由努力得來。本刊二卷二期之美國小說家塔金頓，他在青年時若屢被退稿而氣餒，又怎能成爲當代第一流小說家呢？(請參閱)所以希望 先生的創作能努力寫出。真正天才祇少數人可得，餘者莫不是後天的鍛鍊的了。

本刊需何項稿件，請參閱第一卷四期之「給青年作家」一文。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很大的胆的孩子，所以我會寄過一篇不純熟或者不通的東西給貴社，雖然沒有刊登，但我總希望自己能成功。貴

社需要外來的稿子嗎？那一類的貴社頂歡喜？可不可以費些時間告訴我？

吳鏗敬上 (天津)

編輯先生：我們很感謝您賜作的盛意，因爲篇幅有限，有許多很好的作品未能一一刊出，這是我們萬分抱歉的！我們現在非常歡迎外來稿件，祇要合乎本刊的水準，我們總希望它能刊出。您如果看看本刊第一卷四五兩期的「給青年作家」，也許對於您給我們寫文章的時候，能有許多幫助。但願如此。

先生：

我先說寫信求先生的事。自貴刊降世。鄙人就寫信求先生這件事，只恐擾擾先生，故延至今日，見二卷二期說要「你我之間」這才斗胆地寫信給先生。貴刊登載的先生攝影傑作(古都特寫一、二、三、四)。鄙人是欽佩得很。鄙人素好發書，整日胡抹亂塗，現炭畫只有畫人像，鄙人想畫山水，畫風景亦未嘗不可，若是有好照片的話，先生的操作均清晰的，藝術化的。茲因苦無原稿底照，甚感遺憾。不知怎樣可得先生的攝影原照？有何條件或價值若干？望先生百忙抽暇，賜知於貴刊「你我之間」版上爲盼。自貴刊創刊以來，不啻給我一袋優美滋養的精華食糧。在北方能有這樣的好刊物出現，不說是空前，恐怕亦要絕後。鄙人學識淺陋，不願亂評。唯希望貴刊將來能勝過「良友」，正如貴刊一卷二期編後記所說的那樣，編輯要增加，要超過文字才好。恐怕每一位讀者常打開貴刊時，首先要看銅圖漫畫吧！鄙不知怎的，貴刊在二卷內減去了第一頁所贈貼的畫圖，望貴刊早日恢復。並且改進爲三

鄙人淳于叔安啓(奉天匯業銀行)

大主筆先生：(上略)貴刊所有漫畫，均係當代名作，立意深刻，着實非凡。「漫畫家剪影」之刊載，當然是不可缺少的哩！惟祇刊其舊，而不明其名，似乎稍欠不足。或以京地人人觀像而知其爲誰，然以貴刊並非只銷行於一地者，即以貴刊之內容與聲望論，則遠及中外各地，皆爲人人愛讀之良刊，惟不悉畫家之詳情，而欲洞悉者，正不知有若干人也。茲爲完善起見，特將三期之已刊者補刊，未刊者注意之是盼。近期之封皮紙質，雖於印刷照片甚佳，惟遠不及前兩期之韌性，且易破裂，希望仍以前期之新紙裝訂爲盼。以上二問，希即刊載於「你我之間」答覆之，是荷，此請
文安不一

編輯先生：本刊二卷三期漫畫版之「漫畫家剪影」係孫特哥之傑作，目錄中已排入，而于本文中誤遺漏，是乃遺憾。淳于先生盛意可感，已于上期中添加矣。惟今次介紹之「漫畫家剪影」係以短小精悍爲主，文章又大半係本人所作，故語多謙恭而欠詳，本刊將擬關「漫畫家及其作品」一版，可作詳確之介紹。在「在紙貴洛陽」之如今，確是給我們辦書報的一個重大打擊。我們也知本刊封皮紙太薄，既失美觀，又不易保存，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由銅版紙而厚洋宣，而薄洋宣，而黃道林，本刊封皮已是四易其紙了。希望在不久將來能使淳于先生如願以償。

色版。(雖然在北方做三色版不易的)。因爲「類」才會有價值，能與舊，有趣味呢？
貴刊編程萬里

盧俊庭謹上 (天津)

編輯先生：愧得很，個人雖離學語影界，耻無樹建與心得；而本刊「古都特寫」之攝影尤不能代表個人成績，蓋意在介紹非藝術品也。先生厚愛，可賜札，當奉贈，無條件，亦不敢當。若謬愛，可賜札，當奉贈，無條件，亦不敢當。亦幸事，不敢擴張矣。如經濟好轉時，財條必可恢復，銅版亦必多添。厚意，感甚。請多努力作畫。

良母注意

小兒科

世傳精治兒科各症

西城石虎胡同十號

電話一三五〇

婦女救星

廣東 烏雞白鳳丸

月經不調 赤白帶下 產後百病 功效如神 一服立愈 每丸一元二角五分

總售處

老太和藥店 西單北大街

電話東局二五七六號

(北)(京)(理)(髮)(館)

王府井大街南口西路

設備富麗 講究衛生 高技術師 擔任 電燙 奶油電燙 水燙 火燙 並由上海 請來女技師 修理指甲

新型理髮家新張開幕

患東

橘紅化痰丸

有您不可思議之功效

廣東保太和藥店出品

北京前外大街柵欄口
電話南局一六一六號

新久一切咳嗽痰喘請用

北華製版第一家

承做鋅版銅版
三色版二色版
特用紫光製版
定價額外低廉
出品超羣迅速
歡迎各界試用

華昌製版局

地址：前外李鐵拐斜街
電話：南局二六三號

本報常年法律顧問
夏陸利律師事務所
「附設遺囑事務部」
專辦遺囑事宜
著有「怎樣立遺囑」承索祇收紙張印費
一角函索請附郵一角二分
事務所：絨線胡同八十號
電話：南局二九八〇



鹿頭牌

滋陰補腎 開胃健脾 化痰止咳 甘香適口



經理處：和南外新華街
電話：南五六一

招生 性別不限 報名隨時
即即可上課 取費低廉
正風打字專科學校
附設日語英文數學簿記補習班
校址：北京西單開才胡同東口

(名)(國)(手)(醫)
王華昌
施今墨高足
經驗豐富 馳名故都
濟世為懷 手到病除

合不婦夫 們妳果如
濟善堂普記 御製舒肝丸
請用
總售處北京東安市場內正街南頭
電話東局四百三十九號
專治一切久病新經主實神效如神

本刊網瀆總代·承文信書局·正陽街

藝術與生活

半月刊

文藝專號廿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定價三角(本刊圖文裝轉載)

編輯：

總編輯：
發行人：

老 關 趙 龐 袁 周 袁 石
志 繁 作 會 君 國 笑 紀
誠 祥 璣 周 瀛 豐 淑 星 徽

本刊國內外代售處一覽表

本市：北京西單北大街
東方書局
前內司法部街
北京華洋廣告社
豐與衛夾道廿八號
本市各大書店
東安，西單商場各書攤
偵光，芮克，中央電影院
燕京，輔仁，中國各大學
老車站項家胡同
光明書報社
法租界廿六號路
天津馬路
直隸馬路
北馬路
特二區大馬路七七號
士林書局
河北大經路地緯路
復源書局

發行版：
印刷：

北京西長安街八十二號
藝術與生活畫報社
和記印書館內電南六七七
八十二號電南六七七

本刊定閱價目

全年	廿四冊	六元
半年	十二冊	三元
一冊	三冊	三角

(增刊價目在內)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香港澳門按國外算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按每期計算)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底封面	一百廿元		
封面裏	七十元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封底裏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普通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附：一套為限。

1. 上述各地位除底封面外，均以墨色。

2. 長期刊登，特別優待，請面議。

3. 指定地位及特別設計者價目面議。

4. 長期刊登可由本刊廣告部袁宜厂君代繪圖案。

投稿章則

- 一 本刊絕對接收外稿。
- 二 凡關美術，文藝，音樂，戲劇，電影，攝影，漫畫，名勝介紹，婦女家庭，學生生活及生活特寫之文字與圖照均在歡迎之列。如有成套供給，尤為歡迎。
- 三 MISS 中國版專刊名聞倩影，希讀者大量供給，但無報酬，凡光線清晰，附參加印花者，即可刊出。
- 四 譯稿請註原書名，出版處及出版之年月日。
- 五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且須蓋章，否則以却酬論。圖畫須白紙黑色。
- 六 來稿一經刊出，概酬現金，文字每千，圖照每幀酬洋一元至五元。不願受酬者改贈本刊。
- 七 本社有刪稿之權，不願刪者，請預先聲明。
- 八 來稿如附足郵費，本刊不用時，當即退還。
- 九 來稿務祈註明詳細地址及真實姓名，以便通信。
- 十 來稿請寄北京西長安街八十二號和記印書館內本刊編輯部。

號八七段五街心一區膠濟店商徽紫：處售代總天華刊本

興五

行料材像照

The Stropolitan Photo
Supply Co.,
No. 133 Morrison Street
Peking
Tel. 2369. E. O.

如照經技歷
蒙相理術史
光機各超悠
顧器國羣久
無無名材經
任不廠料驗
歡齊出高宏
迎備品尙豐

號三三一街大井府王
號九六三二局東話電

▲攝影家注意▼

齋榮葆

店商品食

九九六局東話電△東路內場市安東



影星金姬蘿吉絲說：「我最喜歡到
東安市場葆榮齋吃點心！」

顧光者讀報本迎歡

寇咖啡洋經應冷糖專
寇啡酒售節熱菓
紅牛罐售各節食餅
茶奶頭種品物乾
會外茶點做專

話電一址地

北京東安門大街路南
六十五號
真光電影院東首暫借
東局四一五七號

理經

德勝
律律
風風
根根

唱機 唱片

修精一售專

唱風提
片琴琴
——唱——鋼
中西樂器機琴

行商海四

—社樂—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Music store & General Agents)

SALES.....SERVICE
Violins.....Radios
Guitars.....Mandoling
Gramophones.....Pianos
Organs.....Spare parts
Musical Instruments
Music Books Etc.

AGENTS:

Victor—Telefunken—King
Gramophones & Records
65 Tung An Men Street, Peking.
Tel. 4157 E.O.
East of Chenkwang Theatre

現代青年仕女之良伴.....攝影機

◀定價公道歡迎參觀▶

技
術
部

冲晒放大
穩妥迅速
徠卡底片
微粒顯影

材
料
部

攝影機
電影機
放映機
一切材料



華本洋行 王府井大街南頭路東
電話東局三九三二號

泰亞鋼筆行

宣內大街
北頭路西

電話二七八一

特聘專門技師
負責一切修理
各國名牌鋼筆
式樣堅美保用
贈送電刻姓名



康壽守牌牙刷

是醫學家

所設計，醫學家所指導，醫學家所創造。刷式大小合宜，刷毛軟硬適度。銷售以來，人人愛用，個個歡迎，誠為日常生活上之必需衛生用品：

牠的優點

- 一新式
- 二消毒
- 三衛生

廠址：東安市場正街八號
電話：東局三二二〇

本京第一木廠專家

公興順木廠

做廠在京 木料齊全
開設有年 定價低廉

零售批發 如蒙惠顧
信用交易 無任歡迎

廠址：齊內小牌坊胡同一號

電話東六六八號

保護皮膚日用良藥



面速力達母

皮膚粗糙的救星！

「面速力達母膏」於

潤澤皮膚有絕妙的功效！

請您買一盒試用吧！準保滿意！

各藥房洋貨店均有代售

在愛神的羽翼下

什麼真是春天，春天永遠是你們的！

珍重那眼兒相視，嘴兒相親的時候！

愛神邱比得的心是天下青年人所仰賴着的，那是多麼仁慈，多麼無私的，她支撐着她的羽翼庇護着天下所有的青年人，她的箭穿過你的心又穿過他的心，幸福便給予你們了，那麼你們便會感到這人間的一切，什麼都帶着春天的活躍，什麼都帶着春天的生氣，幸福的人們！不要憂愁，這春天永遠是你們的，只要你們能珍重，當你們眼兒相視，嘴兒相親的時候，請記住「若素」能給予你們永遠的青春「若素」是調經胃腸的聖藥。「若素」是強骨補腦的良劑，「若素」是維護你們容顏健美的珍品，它和愛神有同樣的偉大在這人間，幸福的人們！歌頌愛神吧！珍重「若素」吧！

中國 若素製藥公司：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價目

小瓶五角

中瓶一元六角

大瓶五元

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胃腸
營養

若素